

凉山地区古代民族 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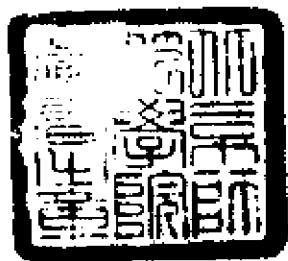
四川民族出版社

凉山地区古代民族
资料汇编

蒙 默 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719173

105/10

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1 字数 86 千

1978年9月第一版

197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M11140·4

定价: 0.26元

编 辑 说 明

- 一、本书是为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而蒐集的关于凉山地区彝族的历史和彝族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汉文资料。
- 二、资料范围：地域限于大小凉山地区（包括西昌地区），时间起自战国迄于南宋。但对分析问题有重要意义的本地区外的和南宋以后的个别资料也酌情选入。
- 三、由于本地区古代民族复杂，而且其中一些民族的族属问题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因此本编完全根据历史上的族称进行分类。
- 四、各类之中不再分目，编排时尽可能将本类中性质相近的资料列在一起。
- 五、对一些族称不够明确（如“蛮”、“夷”）、或其族称虽明确而所辑条数过少（总数不足五条）的资料，统归入“其他”类中，一律按时间顺序编排。
- 六、为避免重复，各条资料都只出现一次，在每条资料前加一个编号。涉及一个以上民族的资料，只编入最主要的民族类中，而在所涉及民族类末注明又见“××”条，查阅时应将“又见”各条一并检阅。
- 七、凡内容相同而见于不同文献的资料，只辑录记录较全面的一条，而在条末注明“参见某书某卷”。
- 八、为便于检核，所使用的文献尽可能采用最新标点本，无标点本者选用较常见的版本，并在编末所附主要引用书

• 7 •

目中予以注明。

九、为了保留资料的原来面目，对摘录文献中用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侮辱性文字一律不予更改，希读者批判对待。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 蒙 默

1977年6月，于成都

目 录

一、邛	(1)
二、笮	(7)
三、樊 (濮)	(9)
四、斯 (徙)	(12)
五、旄 牛	(13)
六、白 狼	(15)
七、摩 沙 (磨些)	(18)
八、叟 (木耳夷)	(22)
九、昆 明	(26)
十、獠	(30)
十一、东 蛮 (勿邓、两林、丰琶、六姓蛮、浪稽)	(37)
十二、马湖蛮 (董蛮)	(65)
十三、虚 恨	(77)
十四、乌 蛮	(88)
十五、白 蛮	(94)
十六、其 他	(98)

附：凉山地区各县沿革简表

主要引用书目

凉山地区略图

一、邛

1·1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汉书·西南夷传》无“西”字)，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牁榆，名为牁、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牁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集解》“徐广曰：‘徙在汉嘉。笮音昨，在越嵩’。《索隐》：‘服虔曰：‘徙、笮，二国名’。韦昭曰：‘徙县在蜀，笮县在越嵩。’”《正义》：“徙音斯。”)；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西南夷列传》，参见《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1·2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有牁、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编发，随畜迁徙无常。自牁东北有笮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后汉书》卷八六，第2884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1·3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

汗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累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后汉书》卷八六，第2852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1·4 汉兴七十有八载，……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骘，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索隐》：“服虔云：‘夷种也’‘满’字或作‘蒲’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作“苞蒲”），结轨还轡，东乡将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使者曰：“乌谓此邪？……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异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幸，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已。’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饔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史记》卷一一七，第3049—3051页，《司马相如列传·难蜀父老》，参《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

1.5 王莽时，（越嶲）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候。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嶲，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1.6 （王莽时）。而粤嶲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汉书》卷九五，第3846页，《西南夷传》）

1.7 （建武十一年，岑彭征公孙述），邛谷王任贵闻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前书音义》曰：“任贵，越嶲夷，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彭已薨，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后汉书》卷一七，第662页，《岑彭传》）

1.8 邛都县，汉武帝开邛笮置之，……后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治邛都县。王莽遣任贵为领戎大尹守之，更名为集嶲也。县，故邛都国也。（《水经注》第六所，第40页，卷三六《若水注》）

1.9 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史

记》卷一一六，第2995页，《西南夷列传》，参《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1·10 ……天子欣然以（张）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汉书·张骞传》作：“出駹，出笮，出徙、邛，出僰”，宋祁曰：“新本邛上有出字”。）。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史记》卷一二三，第3166页，《大宛列传》，参《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1·11 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卷一一六，第2994页，《西南夷列传》，参《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12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卷一一六，第2997页，《西南夷列传》）

1·13 越嶲州本益州西外夷，汉初为邛都郡。（《汉唐地理书钞》第276页，梁载言：《十道志》）

1·14 邛崃山本名邛笮，故邛人、笮人界也。岩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结，冬则剧寒，王阳行部至此退。（《后汉书志》卷二十三，第3515页，《郡国志五·蜀

• 4 •

郡属国》刘昭注引《华阳国志》)

1·15 (越雋郡于张) 嶷迁后，复颇奸执，虽有四部斯儿(当作叟，下同)及七营军，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军二牙门，及斯儿督军中坚卫夷徼。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华阳国志》卷三，第42页，《蜀志》)

1·16 阆县：故邛人邑。(《华阳国志》卷三，第43页，《蜀志》)

1·17 临邛县：(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华阳国志》卷三，第35页，《蜀志》)

1·18 越雋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王)莽曰集雋，属益州(应劭曰：“故邛都国也，有雋水，言越此水以幸休盛也。”)。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邛都，南山出铜，有邛池泽。遂久，绳水出徼外，东至樊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灵关道。台登，孙水南至会无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定笮，出盐，都尉治(师古曰“笮，才各反，其下并同；本笮都也。”)。会无，东山出碧。笮秦。大笮。姑复，临池泽在南。三绛。苏示，层江在西北。阆。卑水。濞街。青蛉，临池濞在北，仆水出徼外，东南至来惟入劳，过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则(王先谦说，“则”字当作“有”——编者)禺同山，有金马碧鸡。(《汉书》卷二八上，第1600页，《地理志》上)

1·19 越嵩郡，十四城，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邛都，南山出铜。遂久。灵关道。台登，出铁。青蛉，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卑水。三缝。会无，出铜。定笮。闾。苏示。大笮。笮奏。姑复。（《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11页，《郡国志》五）

1·20 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汉以来王侯以百数，独夜郎、滇、邛都、嵩、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氏为最大。……邛都，嵩州会同川，与吐蕃接，今邛都州蛮所居也。嵩，今嵩州。昆明在黔泸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徙，今雅州严道地。笮都在黎州南，今两林及野川所居地是也。（《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21 顺应庙：在（雅）州城里，即汉邛谷王任贵也。按史：新莽盗汉祚，起越嵩，杀莽所建太守，自立为王，保全一方。及光武中兴，岑彭伐蜀，神即千里迎降纳贡，与河西窦融事一体同。（《輿地纪胜》卷一四七《雅州府》）

又见：2·2，2·3，2·4，4·1，4·2，5·5。

二、笮

2.1 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笮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后汉书》卷八六，第2854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2.2 定笮县，笮，笮（当衍）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𪛗（别本作笮，《水经若水注》亦作笮——编者），蜀曰邛，皆夷种也。（《华阳国志》卷三，第43页，《蜀志》）

2.3 是时，邛、笮之君长（《索隐》：“文颖曰：‘邛者，今为邛都县；笮者，今为定笮县；皆属越嶲郡’。”）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索隐》：“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索隐》：“案：《华阳国志》云：‘相如卒开焚道、通南中，置越嶲郡。韩

说开益州。唐蒙开牂牁，斩笮王首，置牂牁郡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作：“以通邛、笮。”）。还报天子，天子大悦。（《史记》卷一一七，第3046—3048页，《司马相如列传》，参《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

2·4 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牁郡；二年，分牂牁置益州郡。六年，以广汉西部、蜀南部为越巂郡；北部冉駹为汶山郡；邛、笮为沉黎郡。合二十余县。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华阳国志》卷三，第32页《蜀志》）

2·5 （周赧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秦）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华阳国志》卷三，第30页，《蜀志》）

又见：1·1，1·2，1·4，1·8，1·10，1·11，1·12，1·14，
1·18，1·19，1·20，3·6，4·1，9·10。

三、𡗗（濮）

3·1 氏羌呼唐，离水之西，𡗗人、野人（高诱注：“𡗗，读如匍匐之匍”）……多无君。（《吕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诸子集成》本第255页）

3·2 𡗗：犍为蛮夷。从人棘声（《说文解字》1963年中华书局版第167页，第八篇上，《人部》）

3·3 （犍道）县，本𡗗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纪》所谓𡗗僮之富者也。”（《水经注》第六册，第7页，卷三三《江水注》）

3·4 犍道：莽曰犍治（应劭曰：“故𡗗侯国也。”）。（《汉书》卷二八上，第1599页，《地理志》上）

3·5 犍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𡗗人，故《秦纪》言𡗗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华阳国志》卷三，第39页，《蜀志》）

3·6 秦时，常县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或窃出商贾，取其牂马、𡗗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索隐》：“韦昭云：‘𡗗属犍为，音蒲北反’。服虔曰：‘旧京师有𡗗婢’。”）（《史

记》卷一一六，第2993页，《西南夷列传》，参《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3·7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集解》：“徐广曰：‘羌之别种也’。”《索隐》：“夜郎、僰中，文颖曰：‘皆西〔南〕夷。后以为夜郎属牂柯，僰属犍为。’”），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史记》卷一一七，第3044页，《司马相如列传》）

3·8 羌、氏、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鞮（高诱《注》：“象、狄鞮，译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淮南子》卷一一《齐俗训》，《诸子集成》本第172页）

3·9 《郡国志》云：西夷有荔支园。僰僮，施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支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太平御览》卷一九七，第950页）

3·10 《郡国志》云：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太平御览》卷五二，第253页）

3·11 《永昌郡传》曰：朱提郡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僰”原作

“顷”，据欽鮑重城校刻本改——编者）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樊道接。特多猿，群聚鸣啸于行人径次，声聒人耳。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虽有人形，禽兽其心，言语服饰，不与华同。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太平御览》卷七九一，第3509页）

3·12 《土夷考》又云：“大渡河南岸为临河堡，与河北羊肆崖议水口相对。堡之上通大小冲山，及海脑坝、樊夷村，旧樊人聚落也。”（《蜀中广记》卷三四《越葛卫》）

3·13 樊：樊侯国，今戎之樊道。音朴，一作𪔐。（《路史》《国名记》）

3·14 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住（当作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华阳国志》卷三，第43页，《蜀志》）

3·15 （大明）八年，入为侍中。……改督益宁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惠开素有大志，至蜀，欲广树经略，善于述事，对宾僚及士人说收泅柯、越崙以为内地，绥讨蛮濮，辟地征租。闻其言者，以为大功可立。（《宋书》卷八七，第2201页，《肖惠开传》）

3·16 濮夷：《九州要记》云：“在（越葛）郡界千里，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长二寸，若损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则预窟穴以安尾。”（《太平寰宇记》卷八〇《葛州》）

又见：1·4，1·10，10·16，10·20，12·5。

四、斯（徙）

4·1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索隐》：“郑氏：斯音曳。张揖云：‘斯俞，国也。’按：今斯读如字。《益部耆旧传》谓之‘斯叟’。《华阳国志》：‘邛都县有四部斯叟一也’”。（《史记》卷一一七，第3047—3048页，《司马相如列传》）

4·2 邛都县：……有四部斯儿（当作叟——编者）。（《华阳国志》卷三，第42页，《蜀志》）

4·3 又斯都耆帅李求承，昔手杀（越嵩太守）龚禄，疑求募捕得，数其宿恶而诛之。（《三国志》卷四三，第1052页，《张嶷传》）

4·4 （张嶷）又斩斯都耆帅李求承之首，乃手杀焦璜、龚禄者也。又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华阳国志》卷三，第42页，《蜀志》）

4·5 泰宁元年，越嵩斯叟反，攻围任回及太守李谦，（李雄）遣其征南费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华阳国志》卷九，第122页，《李特、雄、期、寿、势志》）

又见：1·1，1·4，1·10，1·15，1·20，2·3。

五、旄牛

5·1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獫狁戎。（羌豪）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后汉书》卷八七，第2875—2876页，《西羌传》）

5·2 （元初）五年春正月，越嶲夷叛。……秋七月，越嶲蛮夷及旄牛豪叛，杀长吏。（《后汉书》卷五，第228页，《安帝纪》）

5·3 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后汉书·安帝纪》作“灵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后汉书》卷八六，第2857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5·4 苏祈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疑诛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计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遣所亲二人诈降疑，实取消息。疑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遣叔父离将逢众相度形势。疑逆遣亲近齎牛酒劳赐，

又令离（坤）逆逢妻宣畅意旨。离既受赐，并见其姊，姊弟欢悦，悉率所领将诣嶷，嶷厚加赏待，遣还。旄牛由是辄不为患。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遣左右齎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驛。奏封路为旄牛响咄王，遣使将路朝贡。……（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屡乞求还，乃征诣成都。（夷民）〔民夷〕恋慕，扶藁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迫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三国志》卷四三，第1052——1054页，《张嶷传》，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5·5 旄牛：列昭补注：“《华阳国志》曰，‘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15页，《郡国志》五）

5·6 《汉志》曰：旄牛属蜀郡，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笮（旄牛即今台登县）。（《太平御览》卷一六六，第810页）

又见：2·1，2·4。

六、白 狼

6·1 （永平十七年三月），西南夷哀牢、僬耳、僬侥、槃木、白狼、勼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后汉书》卷二，第121页，《明帝纪》）

6·2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菽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远夷乐德歌》诗曰：“大汉是治（提官隗拘），与天意合（魏冒踰槽）。吏译平端（閤译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赠）〔缯〕布（邪毗继繡），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使）〔使〕），屈伸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縑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辨），子孙昌炽（莫穉角存）”。《远夷慕德歌》诗曰：“蛮夷所处（縑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

归日出主（路且拣维）。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苗渡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祚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远夷怀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瘠确（犁藉怜怜）。食肉衣皮（沮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矐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陟（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髡雠）。父子同赐（捕苴菌毗），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救），长愿臣仆（陵阳臣仆）。”（《后汉书》卷八六，第2854—2857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6·3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增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后汉书》卷八六，第2857页，《南蛮西南夷列传》，参《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后汉书志》卷十一，《天文志》）

6·4 （开皇元年三月）壬午，白狼国献方物。（《隋书》卷一，第14页，《高祖纪》上）

6·5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旧唐书》卷一九七，第5277页，《东女国》，参《新唐书》卷二二一

上《东女国》，《唐会要》卷九九《东女》）

6·6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北史》卷九六，第3192页，《党项传》）

6·7 灵关山，在（芦山）县北二十里，峰巔嵯峨，山耸十里，傍夹大路，下有山峡，口阔三丈，长二百步，俗呼为重关道，通蛮貊之乡，入白狼夷之界。（《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

七、摩 沙（磨些）

7.1 定笮县：……县在（越雋）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伺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禽搃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华阳国志》卷三，第43—44页，《蜀志》，参《三国志》卷四三《张嶷传》）

7.2 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迴三曲。每曲中间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负阻深险，承上莫能攻讨。泸水从曲罗南经剑山之西，又南至会同川。边水左右，总谓之西蛮。（《蛮书校注》卷一，第34页，《云南界内途程》）

7.3 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种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蛮书校注》卷四，第96页，《名类》）

7.4 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蛮书校注》卷六，第158页，《云南

城镇》)

7·5 磨蛮、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剃泽，男女衣皮，¹俗好饮酒歌舞。（《新唐书》卷二二二上，第6275—6276页，《南蛮传》上）

7·6 剑山当吐蕃大路，属石门、柳强三镇，置戍守捉，以招讨使领五部落：一曰弥羌、二曰钵羌、三曰胡丛、其余东钦、磨些也。（《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4页，《南蛮传》下）

7·7 （贞元十三年），吐蕃引众五万自囊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一军自诺济城攻嵩州。异牟寻畏东蛮、磨些难测，惧为吐蕃乡导，欲先击之。（韦）皋报：“嵩州实往来道，杆蔽数州，虏百计窥之，故严兵以守，屯壁相望，粮械处处有之，东蛮庸敢怀二乎？”异牟寻乃檄东、磨些诸蛮内粮城中，不者悉烧之。（《新唐书》卷二二二上，第6277页《南蛮传》上）

7·8 （贞元）十七年九月，西川韦皋奏大破吐蕃于维州，擒其相论莽热来献。初，……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主郝全信等兵二千过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嵩州经略使陈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三部落主苴郡时等率兵四千攻昆明诺济城，……（《册府元龟》卷九八七，第11590页，《外臣部》，参《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

7·9 邛部州，下。州在(建昌)路东北，大渡河之南，越嶲之东北。君长十数，笮都最大。唐立邛部县，后没于蛮。至宋，岁贡名马土物，封其酋为邛都王（《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四引作“邛部王”）。今其地夷称邛部川，治乌弄城，昔么些蛮居之，后仲由蒙之裔夺其地。元宪宗时内附。中统五年，立邛部川安抚招讨使，隶成都元帅府。至元十年割属罗罗斯宣慰司，二十一年改为州。（《元史》卷六一，第1473页，《地理志》四）

7·10 甸沙关，建（昌）、会（川）二卫分界处，北接威龙司，南近迷易所，东连普雄、法果等夷。又二十四里为么些塘，旧么些夷之垒也。《上南志》云：么些人身长色黑，男子发扭发成索，白手巾缠头，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垢不洗。常带凶器，内著黑大编毡，外披衣甲。畜犏牛、山羊。以艾炙羊骨卜。妇女扭发细编，短衣赤足，内披短毡，尚以羊皮。青稞荞面乳饼，酥油煎茶充饥。病不服药，杀猪羊祭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为礼，丧葬不用棺槨。将猪取去肠肚，带毛用物压匾，名曰猪臄，用绫缎布匹裹尸，同用柴烧化，取顶骨并手足四肢挂悬崖绝顶上，后三年，杀马延番僧作佛事，尽将骨弃去。（《蜀中广记》卷三四《会川卫》）

7·11 栢兴府：昔摩沙夷所居，汉为定（筰）〔笮〕县，隶越嶲郡。唐立昆明县。天宝末没于吐蕃，后复属南诏，改香城郡。元至元十年，其盐井摩沙酋罗罗将獐鹿、茹库内附。十四年，立盐井管民千户，十七年，改为闰盐州，以獐鹿部为普乐州，俱隶德平路。二十七年，并普乐、闰盐二州为闰盐县，立栢兴府，隶罗罗斯宣慰司，领县二。（《元史》卷六一，第1475页，《地理志》四）

7·12 盐井卫，……古定筰县也。《华阳国志》云：筰，笮夷也，南中曰昆明，越嶲曰筰，皆一种也。县在越嶲郡西，渡渡（当为“泸”之误——编者）水宾刚微曰么沙夷。志谓么沙人病则刺肉取血，有誓则击石或拊狗者也。（《蜀中广记》卷三四《盐井卫》）

又见：11·24。

八、叟（木耳夷）

8·1 （永平）后，（越嵩）太守巴郡张翕，政纪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齋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页，《南蛮西南夷列传》，参《三国志》卷四三《张嶷传》，《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8·2 章武三年，越嵩高（当为衍文——编者）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煞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士。丞相（诸葛）亮遣越嵩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 有名而已。（《华阳国志》卷三，第42页，《蜀志》）

8·3 先主薨后，越嵩叟帅高定元杀郡将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张裔为太守。闿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于是执送裔于吴。……牂柯郡丞朱提朱褒领太守，恣睢。丞相诸葛亮以初遭大丧，未便加兵，遣越嵩太守巴西龚禄住安上县，遥领郡。从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都护李严书晓喻闿，闿答曰：“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其傲慢如此。頌至牂柯，收郡主簿考讯奸，褒因杀頌为乱。益州夷复不从闿，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曰：“官欲得乌狗三百头，麂前尽黑，螭脑三斗，断木构三丈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

为然，皆从闾。断木坚刚，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获以欺夷。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为太守广汉王士为益州太守。高定元白旄牛、定笮、卑水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定元部曲杀雍闾及士庶等，孟获代闾为主。亮既斩定元而马忠破牂柯，李恢败于（当衍）南中。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秋，遂平四郡。（《华阳国志》卷四，第50页，《南中志》）

8·4 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贛，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安上〕县，去郡八百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嶲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提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嶷以功赐爵关内侯。（《三国志》卷四三，第1052页，《张嶷传》）

8·5 汉叟邑长印：（1936年在云南昭通洒鱼河古墓出土），印为铜质，广六分，正方驼钮。篆书“汉叟邑长”四字款文。按《尚书·牧誓》伪《孔传》：“蜀叟”，《疏》曰：“叟者蜀吏之别名。”《后汉书·刘焉传、董卓传》、《三国志·刘璋传》并称“叟兵”，即蜀之士兵也。《华阳国志·汉中

志》武都、阴平有“氐叟”，叟即叟也；又《蜀志》越嶲郡有“斯叟”，《三国志·后主志、李恢传》，《华阳国志·大同志、南中志》并言南中有叟人，则叟流播南中，散居郡县，然未获考叟邑之名。《三国志·张嶷传》称“旄牛邑君”，《华阳国志·蜀志》称“邛人邑”、“濮人邑”，即以人种为地名，则叟邑者岂此类也。《南中志》称越嶲高定元为“叟帅”，即叟族之长，不识叟族即在越嶲否？（《新纂云南通志》卷八二《金石考》）

8·6 大康三年，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当作婚）曰遑耶，诸姓（当有婚字）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其速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华阳国志》卷四，第51—52页，《南中志》）

8·7 木耳夷死，积薪烧之，烟正则大杀牛羊相贺以作乐，若遇风烟旁散，乃大悲哭。（《太平寰宇记》卷八〇《嵩州》）

8·8 （味）县，故滇国都也。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温）水侧皆是高山，山

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水经注》第六册，第46页，卷三六《温水注》）

8·9 建宁郡葬彝，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贺劳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亦乃悲哭也。（《汉唐地理书钞》第375页，《永昌郡传》）

8·10 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搯沙白处，但出其面。（《酉阳杂俎》卷四《境异》）

8·11 木直（耳字之误——编者）夷：在獯獯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耳后小骨类。人黑如漆，小寒则搯沙白处，但出其面，常入朝中国。（《异域志》卷下，《丛书集成》本第62—63页）

又见：4-1，4·2，4·5。

九、昆 明

9·1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史记》卷一一六，第2995—2996页，《西南夷列传》，参《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9·2 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9·3 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牂榆、栢栋、连然、滇池、建（伶）〔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2847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9·4 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

叛，攻（越）揭唐城。太守王寻奔裸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嵩、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酋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酋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9·5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嵩，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嵩，而（李）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三国志》卷四三，第1046页，《李恢传》）

9·6 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猷湿，宜秔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武德中，牂州治中吉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使使朝贡，求内属，发兵戍守，自是岁与牂牁使偕来。……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懿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懿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其后又置槃、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8—6319页，《南蛮传》下，参《通典》卷一八七、《唐会要》卷九八）

9·7 总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属分置。敦州：咸亨三年，析内属昆明部置。县六：武宁、沟水、古质、昆川、丛燕、孤云。殷州：咸亨三年析昆明部置，后废。

开元十五年，分戎州复置，后又废。贞元二年，节度使韦皋表复置，故南汉（疑当作“溪”——编者）之境也。县五：殷川、东公、龙原、韦川、宾川。初与敦州皆隶戎州都督府，后来属（黔州都督府）。（《新唐书》卷四三，第1143—1144页，《地理志》七下）

9·8 殷州 《新唐书，地理志》：“殷州：咸亨三年析昆明部落置，……后来属黔州都督府。”《寰宇记》：“商州是獠”在戎州西二百九十三里。《方輿纪要》：爨蛮西有昆明蛮亦曰昆弥蛮，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去长安九千里，后移于戎州境内。殷州在戎州西北。《通志》引《府志》：“宋商州即唐殷州，盖避讳改殷为商也。”按今宜宾县西北有商州汛、商州山，即故殷州地。（《叙州府志》卷二《建置》）

9·9 昆明夷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羊马。其俗椎髻跣足，首领披虎皮，下者披氍。（《册府元龟》卷九六〇，第11294页，《外臣部》，参《五代会要》卷三〇、《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二）

9·10 昆明县：本汉定笮县也，属越嶲国（当作“郡”——编者）。……后没蛮夷。周武帝立定笮镇。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以为名。……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桥处。（《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第926页，《犍州》）

9·11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罗

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鼎荆、清州八郡刺史宋朝
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进方物，各赐官告、缙綵、银器，
放还蕃。（《旧五代史》卷三八，第526页，《唐明宗纪》
四，参《册府元龟》卷九七二、《五代会要》卷三〇）

又见：1·1，1·2，1·10，1·20，2·2，7·4，8·6，12·13。

十、獠

10·1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蕃、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时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捉，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鬚髯者必剥其面皮，箄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囊，既薄且轻，易于熟食。（《魏书》卷一〇一，第2248—2249页，《獠传》，参《周书》卷四九《僚传》，《北史》卷九五《僚传》）

10·2 《博物志》曰：“蜀郡诸山夷，名曰僚子，妇人孕身七月，生时必须临水，儿生便置水中，浮即养之，沉便遂弃之。至长，皆拔去其上齿后狗牙各一，以为身饰。（《太平御览》卷三六一，第1664页，参《博物志》卷二）

10·3 迁都督益、宁二州军事、安西将军、益州刺史，领宋宁太守，持节、常侍如故。世祖即位，进号镇西。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责其租赋，獠帅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况一眼乎〕！”（原脱此句，据《资治通鉴》卷一三六、《说郛》卷三六引李京《云南志略》补——编者）遂杀其使。显达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南齐书》卷二六，第489页，《陈显达传》，参《南史》卷四五《陈显达传》）

10·4 越鵠獠郡 沉黎獠郡（《南齐书》卷一五，第302页，《州郡志》）

10·5 魏晋以还，蛮獠恃险抄窃，乍服乍叛。至齐，夷长或来纳款，因为越鵠獠郡以统之。周武帝征越鵠，又开其地，因立严州，取严敬为名。隋开皇四年，改严州为西宁州，隋末又改为越鵠州。（《汉唐地理书钞》第289页，梁载言：《十道志》）

10·6 徇州：本汉南外夷獠，秦汉为邛都国，秦嘗攻之，通五尺道，改置吏焉。至汉武帝，始诛且兰、邛君，并杀笮

侯，而冉駹等皆震恐，乃以邛都之地为越嶲郡，属益州。按郡有越水、嶲水，出深羌界，言越嶲者以彰威德远也。领县十五。魏晋以还，蛮獠恃险钞窃，乍服乍叛。周武帝天和三年开越嶲地，于嶲城置严州。开皇六年改为西宁州；十八年改为嶲州。皇朝因之。至德二年，没蕃。贞元十三年，节度使韦皋收。（《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第924页，《嶲州》）

10·7 苏祁县：本汉旧县也，属越嶲郡。后陷夷獠。周武帝重开越嶲，复立苏祁县，属严州；开皇改属嶲州。皇朝因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第925页，《嶲州》）

10·8 会川县：本汉会无县，属越嶲郡。萧齐没于夷獠。高宗上元二年，于其地置会川县；天宝初，又于县侧立会同军。（《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第927页，《嶲州》）

10·9 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汉越嶲郡地，晋宋因之，萧齐以后没于蛮獠。后周属严州，隋属嶲州，南诏置香城郡。宋时蛮名贺头甸，属大理国。元初为落兰部。至元十四年，立盐井管民千户。十七年，改为闰盐州。二十七年，立栢兴府。（《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四，第3160页，《四川》九）

10·10 罗目县：本汉南安县地。麟德二年，招慰生獠于今县西南一百八十三里置沐州及罗目县。……罗目，獠中山名，因以名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第884页，《嘉州》）

10·11 （太和三年），蛮（指南诏——编者）退后，京

城传说驱掠五万余人，音乐伎巧，无不荡尽。缘郭钊无政，都不勘寻。臣德裕到镇后，差官于蛮经历州县一一勘寻，皆得来名，具在案牒。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其八千九百余人皆是黎雅百姓，丰（向校改作“丰”——编者）杂獠獠。臣德裕到镇后，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两番送到，与监军使于龙兴大慈寺点阅，并是南界蛮獠。……（《李卫公文集》卷一二《论杜元颖追赠状》第二状，参《蛮书校注》附录二）

10·12 黎州，统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无州，羁縻而已。（《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黎州》，参《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10·13 （绍熙）四年冬，除本路（成都路——编者）漕，黎州蛮獠青羌搅边，州所遣兵为羌行围，公适摄帅，以策御之，遂遁。（《攻媢集》卷九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

10·14 （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初，嘉州徼外蛮既掠赖因、忠镇二寨，又于州境立夷神庙而归，无敢谁何者。言者谓诸州寨将，祖宗时择其土豪为之，特与蠲免徭役，故皆乐于承命。近年以来，不复免役，而又三年一替，其权不专，所部士兵，曾不为用，望复旧制，且久其任，凡三年之中无败阙透漏，即以校副尉之数补之；如其不才，或致骚扰，即许他人论替。又土丁与夷獠杂居，习熟地理，便于驰逐，望

令勒成队伍，以备缓急。诏制置司措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第3349页）

10·15 曲曲鸟，獠也。自汉中达于邛笮，所在多有。俗不辨姓氏，依树积木以居，名曰干栏。好杀害，父子不相避，子杀其父，走避于外，求得十狗谢其母，母亦不复恨也。天性暴乱，诸夷中最难以道义招怀。（《齐溪县志》卷四）

10·16 戎州：《禹贡》梁州之域，古夔国也。初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帝建武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夔道抵牂牁，凿石开道二千余里，通西南夷，置夔道县，属犍为郡，今州即夔道县也。戎獠之中，最有仁道，故其字从人。李雄窃据，此地空废。梁武帝大同十年，使先铁讨定夷獠，乃立戎州，即以铁为刺史，后遂不改。（《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第885—886页，《戎州》）

10·17 废归顺县：在州西北三十里，亦夔道地。唐贞观中，郡獠归服，因于此立镇以抚之，以归顺为名。圣历三年，分郫县就废镇以处生獠。以上二县，皇朝并入夔道县。（《太平寰宇记》卷七九《戎州》）

10·18 其土有四族：黎、蒯、虞、牟。夷夏杂居，风俗各异。其蛮獠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教，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衣绯衣、羊皮、莎草，以神鬼为征验，以杀伤为戏笑，少壮为上，衰老为下，男女无别，山谿是居。（《太平寰宇记》卷七九《戎州》）

10·19 协州、西州、郎州、昆州、盘州、黎州、戛州、髹州、尹州、钩州、曾州、靡州、哀州、宗州、徽州、姚州。

右上十六州旧属戎州都督，天宝以前朝贡不绝，天宝以后没在蛮境。旧管蛮夷新旧州四十七。一十五州管县五十二，在益州郡界内。其州近滇池，并是蛮夷诸獠，缘地最远与姚州云南接界。

南宁州、益州、靡州、古靖州、英州、声州、咸州、泸慈州、归武州、严州、汤州、秦尤州、武德州、南唐州、武镇州。

十六州管县七十六，在南广溪洞内，并是诸獠。

……

三州在马湖江，并是蛮，无税输系州县。

驯州，在州西北十（别本作“七”）百三十三里，管县五。

骋州，在州西一千三十二里，管县三。

浪州，在州西北一千三百四十三里。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西川节度使韦皋奏置。管县五。

一州纳税赋

商州，是獠，在州西北二百九十三里，管县五，今见属南溪县，供纳税赋。（《太平寰宇记》卷七九《戎州》）

10·20 （淳熙十年四月五日），臣僚言：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棘（当为“焚”之误——编者）夷葛獠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其熟户居省地官庄者多为义军子弟；而庆符一县与来附一驿，乃是政和新纳土，其夷人田地即不许与汉人私相交易。近来多是他州客游或官员士庶，因而寄居，贪并夷人之田，间有词讼，豪民所赂，计属上下，译者从而变其情，诛求屈抑，无可赴诉，一旦不胜其愤，群起而为盗贼。乞申严条法，不许汉人侵买夷人田地，及严贵州县，

应夷人词诉，务尽其情，无事之时，常加抚恤，勿令失所。诏四川制置司及本路帅司、监司严行察觉，如州县尚有违戾，按劾以闻。（《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818页）

10·21 敕县官某，夔道被边，郡将实当控御之寄，而威令不中，夷獠侵侮，惊扰边氓，害及微吏，久而后定，是不于汝而谁责哉，其上一秩，尚思后图。（《玫瑰集》卷三七《外制、朝奉大夫知叙州计孝似夷贼作过不能弹压降一官》）

10·22 江行骇湍涛，文字无暇寻；满听舟人歌，胸中垢移侵；宜宾夷獠乡，系缆日欲沉；仓卒拜年契、外堂闻韶音；鸡肥为予烹，酒美亦共斟。……（《九华集》卷一《宜宾别杨同年》）

又见：12·14, 12·15。

十一、东 蛮

(勿邓、两林、丰琶、六姓蛮、浪稽)

11·1 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天宝中，皆受封爵。及南诏陷嵩州，遂羁属吐蕃。贞元中，复通款，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及死，子苴骠离幼，以苴梦衡为大鬼主，数为吐蕃侵猎。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遣书皋书，乞兵攻吐蕃，皋遣将刘朝彩出铜山道，吴鸣鹤出清溪关道，邓英俊出定蕃栅道，共逼台登城。吐蕃退壁西贡川，据高为营。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军于北谷，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腊城兵马使悉多杨朱、节度论东柴、大将论结突梨等皆战死，执笼官四十五人，铠仗一万，牛马称是。进拔于葱栅。……诏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苴梦衡为怀化郡王，丰琶部落大鬼主骠旁为和义郡王，给印章、袍带。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赏赉加等，岁给其部禄盐衣彩，黎、嵩二州吏就赐之。以山阻多为盗侵，亡失所赐，皋令二州为筑馆，有赐，约酋长自至，授赐而遣之。然苴梦衡内附吐蕃，断南诏使路，皋遣嵩州总管苏崧以兵三百召梦衡至琵琶川，声其罪斩之，披其族为六部，以样奔主之。及苴骠离长，乃命为大鬼主。骠旁年少骁敢，数出兵攻吐蕃，吐蕃间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赐印章，皋为请，复得印。（《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6318页，《南蛮传》下）

11·2 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

乌蛮也。又有初裏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又有栗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羯、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陋，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页，《南蛮传》下）

11·3 贞元初，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初，云南蛮羁附吐蕃，其盗塞必以蛮为乡道。皋计得云南则斩虏右支，乃间使招徕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蛮大首领苴那时以王爵让其兄子乌星。始，乌星幼，那时摄领其部，故请归爵。皋上言：“礼让行于殊俗，则悛戾者化，愿皆封以示褒进。”诏可。又明年，云南款边求内属，约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等绝吐蕃盟。五年，东蛮断泸水桥攻吐蕃，请皋济师。皋遣精卒二千，与东蛮共破吐蕃于台登，杀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腊城酋悉多杨朱及论东柴等，虏坠死崖谷不可计，多获牛马铠装。……初，东蛮地二千里，胜兵常数万，南倚閼罗凤，西结吐蕃，狙势疆弱为患，皋能绥服之，故战有功。诏以那时为顺政王、梦冲怀化王、骠傍和义王，刻“两林”、“勿邓”等印以赐之。而梦冲复与吐蕃盟，皋遣别将苏崧召之，诘其叛，斩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样奔等，蛮部震服。（《新唐书》一五八，第4934—4935页，《韦皋传》）

11·4 （天宝十二年），七月，东蛮……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第11414页，《外臣部》）

11·5 （贞元三年闰五月）巳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诃伺导达云南。（《资治通鉴》卷二三二，第7485页）

11·6 （贞元四年四月），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赐赆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三，第7513页）

11·7 （贞元四年十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韦）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十一月），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嵩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三，第7515—7516页）

11·8 （贞元五年）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嵩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嵩州之境。（《资治通鉴》卷二三三，第7519页）

11·9 （贞元七年十二月），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崧将兵至琵琶川。（《资治通鉴》卷二三三，第7525页）

11·10 （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资治通鉴》卷二三四，第7526页）

11·11 （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吐蕃于剑山、马岭之处开路，分军下营，仅经一月，进军逼台登城。嵩州刺史曹高任率领诸军将士并东蛮子弟合势接战，自朝至午，大破之，生擒大笼官七人，阵上杀获三百人，余被刀箭者不可胜纪，收获马畜五百余头匹、器械二千余事。（《旧唐书》卷一九六下，第5258—5259页，《吐蕃传》下）

11·12 （贞元十三年，韦）皋遣大将……王有道涉大渡河，陈孝阳率蛮苴那时等道西泸攻昆明、诺济，师无虑五万，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镇捕候，追奔转战千里，遂围维州。（《新唐书》卷一五八，第4935—4936页，《韦皋传》）

11·13 （太和四年十月、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资治通鉴》卷二四四，第7872—7873页）

11·14 （咸通）五年，南诏回掠嵩州以摇西南，西川节度使萧邺率属蛮鬼主邀南诏大渡河，败之。明年，复来攻。

会刺史喻士珍贪狎，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故开门降，南诏尽杀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蛮。（《新唐书》卷二二二中，第6284页，《南蛮传》中）

11·15 （咸通五年）秋七月，西川奏两林鬼主邀南诏蛮，败之，杀获甚众；保塞城使杜守连不从南诏，帅众诣黎州降。（《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109页）

11·16 （咸通六年五月），嵩州刺史喻士珍贪狎，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嵩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111页）

11·17 丰巴蛮，本出嵩州百姓，两林南二百里而居焉。丰巴部落，贞元中大鬼主骠旁、阿诺两姓及诸蛮部落，皆为丰巴部落。心长向国。（《蛮书校注》卷四，第106页，《名类》）

11·18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三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嵩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县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台登，……台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谓之北谷。（《蛮书》卷一，第33页，《云南界内途程》）

11·19 （天成元年十月）丁亥，云南嵩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阿花等来朝贡，帝御文明殿对之，百僚称贺。……丙午，以嵩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李卑晚为宁远将军，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都鬼主怀安

郡王勿邓標莎为定远将军。……（十二月戊子诏曰）：“……百蛮都首领李卑晚、六姓蛮都首领勿邓標莎等天资智勇，世稟忠勤，梯航之道路才通，琛篚之贡输已至。率其种落，竭乃悃诚，备顷向化之心，深奖来庭之意。今则各颁国宠，别进王封。其嵩州刺史李及大鬼主离吠等或遥贡表函，或躬趋朝阙，亦宜特授官资，各迁阶秩。勉敦信义，无坠册书，示尔金石之坚，保我山河之誓，领承休命，永保厥终。”（《旧五代史》卷三七，第511—514页，《后唐明宗纪》三，参《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五代会要》卷三〇）

11·20 嵩州新安城旁有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余勿邓及白蛮也。（《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4页，《南蛮传》下）

11·21 （潼）又徙西川，时李福讨南诏，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蛮皆如约。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新唐书》卷一四九，第4800页，《刘潼传》）

11·22 （咸通八年二月），西川近边六姓蛮（胡注：“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五曰勿邓，六曰白蛮”），常侍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与群蛮为仇，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节度使刘潼遣将兵助之，讨六姓蛮，焚其部落，斩首五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118页）

11·23 （咸通七年），三月，戊寅，以河东节度使刘潼

为西川节度使。初，南诏围嵩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助之，遂陷其城，卑筴部怨南诏杀其父兄，导忠武戍兵袭浪稽，灭之。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113页）

11·24 北又有浪稽蛮，罗哥谷蛮。东有婆秋蛮、乌皮蛮。南有离东蛮、锅铎蛮。西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相姻娅。自浪稽以下，占滇王、哀牢杂种，其他与吐蕃接。（《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1页，《南蛮传》下）

11·25 叙州三路蛮：西北曰董蛮，正西曰石门部，东南曰南广蛮。……石门蕃部与临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俗椎髻、披毡、佩刀，居必栏栅，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盖古浪稽、鲁望诸部也。（《宋史》卷四九六，第5731页，《蛮夷传》四）

11·26 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山后两林蛮，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川，在州东南十二日程；曰风琶蛮，在西南一千一百里，……凡风琶、两林、邛部，皆谓之东南（当为“蛮”之误——编者），其余小蛮各分隶焉。邛部于诸蛮中最骄悍狡獪，招集蕃汉亡命，侵攘他种，闭其道以专利。（《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27 （两林）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后唐天成间始来贡。开宝二年六月壬子，勿儿遣部落将军离鱼以状白黎州，期十月内入贡，成都府以闻，诏嘉答之，至是来朝，赐以器币。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嵩州。嵩州今废，空城中但有浮图一。又二程至建昌

城，又十七程至云南。《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28 邛部州蛮，亦曰大路蛮，亦曰勿邓。居汉越嶲郡会无县地，其酋长自称百蛮都鬼主。开宝三年六月，都鬼主阿伏白黎州，期以十月令王子入贡，成都府以闻，诏嘉纳之。（《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29 （开宝二年六月），邛都川蛮都鬼主阿伏与山后两林蛮王子勿儿遣人以状白黎州，期十月入贡，成都府奏其状，诏许之（李焘原注：《续通志》云：乾德三年夏，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夷贺平蜀之意。又开宝元年二月，黎州递到南诏建昌城牒，云欲通好，厥后寂无文字。但遣今界邛部、两林川王子时有进奉。邛部、两林川者，即古之徼姚州也。邛部川去黎州大渡河界七程，两林川十四程，建昌城二十四程，云南数十程。今《国史》有黎州山后两林蛮及黎州邛部川传，无云南大理国传。按《续通志》，则山后两林蛮及邛部川皆云南之部落耳。又按《国史》、《实录》、《会要》，雍熙二年十月，邛部川蛮都鬼主诺驱并其母热免，遣王子阿有等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将军。端拱二年九月，又遣王子少盖等来贡。淳化元年二月，诺驱自部马至黎州境上求市。二年七月，又遣其子牟昂、叔离羗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大将军。盖《国史》、《实录》、《会要》并以诺驱为邛部川蛮都鬼主，非云南大理国主甚明，与《续通志》所云差合。然辛怡显著《云南至道录》，载其国山川风俗及淳化末朝廷所赐诺驱诏甚具，诏云：敕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姚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

化大将军忠顺王诺驱，可特授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旧忠顺王，怡显两至云南，亲见诏书，其所录必不妄，则诺驱者实云南大理国主，而非邛部川蛮都鬼主也。不知《国史》、《实录》、《会要》何故但称邛部川蛮而不称云南大理国。怡显又云：诺驱谢恩表用元和册南诏印。考之前史，大中末，南诏酋隆立，始自称帝，国号大理。乾符末，酋隆子法又改号鹤拓，亦号大封人。而诺驱犹用元和册南诏印，不知何也。后唐时，又改号长和。今若即以诺驱为大理国主，则不当附邛部川蛮传。《国史》、《实录》、《会要》恐误矣。然诺驱数通中国，史官那得至如此误。或诺驱固尝以邛部川自号，史官遂承用之；不然，诺驱贡奉，但付邛部川蛮遣入中国，史官见贡奉者乃邛部川蛮，而不知诺驱实遣之耶。且诺驱之子若弟固尝亲至京师，《传》又言诺驱自部马至境上，其遣入中国者必云南大理国人，不但邛部川蛮也。邛部川者，云南部落耳，诺驱亦安肯舍其本国之号而以部落自名乎。怡显又云：诺驱住苴咩城，云南国都也。自嘉州羊山江路至苴咩城凡四十九程，其至黎州境上，远近可度也。诺驱既为国主，亦安肯越数千里自部马来求市乎。《国史》、《实录》、《会要》所称又恐未得其实，此皆不可臆断，今姑从《国史》，须更详考之。又据《国史》，建昌城距离嵩州二程者，俭浪驿也。独无所谓建昌城者，不知果何地也。又据《国史》、《实录》，两林蛮距黎州七程，又一程至嵩州，又二程至建昌城，建昌城山上又有风琶蛮。不知大理国欲通好，何乃用建昌城牒也。幸怡显云：俭浪驿又一程至羌浪驿，此即云南界，有牌题曰会州都督界。岂建昌城者即云南境上，亦如中国之雄州，信使往来必先道此乎，未可知也。又按《国史》，自黎州东南行一程至邛部川，自黎州南

行七日至两林川。疑使南诏者，必先由邛部川，后两林川。而南诏欲贡奉于中国者，亦当先由两林川乃达邛部川也，而所载两川道里又与《续耆旧传》不合，此亦不可臆断，必须详考乃决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

11·30 《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自两林南瑟（据下文，“瑟”当为“琵琶”之误——编者）琵琶三程至州，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栋，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驿，一在姚安之左郤。据《沈黎志》，孔明所渡当今之左郤也。琵琶一作虱琵琶，两林今之邛部长官司也（今按《一统志》属四川行都司）。（《杨升菴外集》卷三《渡泸辨》）

11·31 南方诸蛮之大者莫如大云南，其次小云南，次乌蒙，次罗氏鬼主国。其他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皆不足数。而其他皆蜀之徼外诸蛮。接黎州大渡河之予（疑有误字——编者）有所谓邛部川，邛部川之后即小云南也；邛部川之下即两林卢（衍文——编者）虚恨蛮；虚恨之下即马湖大江蛮之部族夷都蛮也。马湖大江蛮每借两（当脱林字——编者）、虚恨、邛部川路贩马于青羌、弥羌，时有好马至叙州互市，皆得之西方。马湖一江自叙州入江，至开边寨右去为大江蛮，左去为小江蛮，小江即乌蒙部落也。乌蒙疆界稍大于诸蛮，可为云南之次。所有小（疑土字之误——编者）地随小江而上，绕出大江、两林、虚恨之后，与小云南相接。乌蒙之下即吕告蛮，吕告之下即阿永蛮，其他皆与属（疑当作蜀——编者）之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虚恨可通峨眉县中寨，由夷都

可通犍为沐川寨，由大江可通宣化县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可通长宁，由阿永河可通泸水之江门寨，此皆通行往来之路。今小云南已困，小云南已亡，若乌蒙次第皆破，则驱诸蛮行熟路，嘉定、泸、叙、长宁，皆可至矣。（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载《名臣奏议》卷三三九，转摘自《宋代蜀文辑存》）

11·32 （黎州）东南至粟蛮部落二百里。（《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黎州》）

11·33 九月，诏曰：昨邛部川蛮朝贡，有华人亡入其境者，亦与偕来，意冒赏赐，自今如有此类，宜令益州马知节辨认厘革之。咸平二年。（《宋会要稿》《蕃夷》五，第7794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

11·34 （开宝）四年，黎州定远兵士构叛，聚居鹿角溪。（邛部川）阿伏令游击将军卑吠等率众平之。诏赐阿伏银带锦袍，并赐其众银帛各百，以为归德将军。（《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

11·35 （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孙霸议分三路入夷境，共趣清井，且言邛部蛮深愤泸州夷人相残，乞举兵戎从讨。帝曰：“邛部夷各（疑为“若”之误——编者）有成功，必过有期望，不若令其自守也。”（《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74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

11·36 （至和元年正月），初，命张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为参知政事，转运使高良夫摄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领者，妄言蛮贼依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良夫闻之大惊，移兵屯边郡，益调额外弓手，发民筑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惊扰，争迁居城中，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贱鬻谷帛市金银埋之地中。朝廷闻之，发陕西步骑戍蜀，兵仗络绎相望于道。诏促方平行，且许以便宜从事。方平言：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当以静镇之。道遇戍卒兵仗辄遣还。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悉归屯边兵，散遣弓手，罢筑城之役。会上元观灯，城门皆通夕不闭，蜀人遂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译人始为此谋者，斩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余党于湖南，西南夷大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八）

11·37 （乾道九年七月）辛亥，吐蕃弥羌裔列陷安静砦，引兵深入，黎州守臣诱邛部川蛮击却之。（《宋史》卷三四，第4560页，《孝宗纪》二）

11·38 淳熙元年，吐蕃寇西边，（邛部川蛮）崖韞率众掩击，诏嘉其功。（《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39 淳熙元年正月九日，诏：黎州界吐蕃种落侵犯边境，访闻邛部川都鬼主崖韞率众从后掩杀遁走，备见忠勤，今四川宣抚司斟量功力保明闻奏，特与旌赏，仍拟定合推转是何官职申枢院。五月十三日，诏：崖韞弟崖示节次与吐蕃

见阵力战身死，崖示特与赠修武郎，其子勿普特与补承节郎，以四川宣抚使司参议赵彦传申崖示与吐蕃力战身死，有子勿普乞与借补进义副尉，故有是诏。（《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

11·40 （淳熙七年六月），蕃贼东至佛堂村（去州城十五里），北至马鞍山，南至西庄村（去汉源镇三里，去州城三十里），（本路兵马铃辖）成光延几为贼擒，单骑还州，（提点刑狱公事折）知常率制宪三司属官，引诸县弓兵及中镇寨户，跃马出城逃窜，土民号泣遮留，不听，冒雨过涨上相公岭，径抵厥平，去州百里矣，守倅计穷，以金帛啗邛部蛮王叔部义、判官倪德令往议和，光延复收败卒守城，实六月十一日壬辰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第598页，《庚子五部落之变》）

11·41 （嘉定七年，青羌卜笼等降），守臣袁桷知畜卜势孤，乃令安静寨总辖杜軫谕之出汉。畜卜疑汉人杀之，有邛部川都王之弟部勒者与軫谋，遣汉人入蕃为质，畜卜乃来，从者凡三百余人，桷与通判州事周燠聚厅受其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第616页，《戊辰畜卜之变》）

11·42 （熙宁八年正月乙巳），知成都府蔡延庆言：邛部川蛮王苴冠等愿卖马，诏延庆优加犒设以招来之。议者谓成都府路可市马，故委延庆领其事。后延庆又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大马，请委知州寨主以锦綵茶绢折买，从之。仍委延庆提举（威、雅、文、龙买马

在三月十八日，今并入上八月一日诏云云。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九，参《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

11·43 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边，强壮阔大，可备战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旧蕃蛮中马，高下良驽各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倅，欲溢马额以倖赏，高其值以市之，自是夷人得欲无厌，愈肆邀索。癸巳变故之后，邛部川蛮邀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至今夷人常以马博茶锦，不堪藉口。淳熙中，龚总为黎守，又与邛部蛮设席于倅厅之副阶，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则诋诃官吏，牵马出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第278—279页，《川秦买马》，参《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

11·44 （开宝六年），是夏，邛部川都鬼主归德将军阿伏与山后两林蛮主勿儿语言相失，勿儿率兵侵掠邛部川堡壁，多所杀伤，阿伏告黎州，州以闻，并赐诏慰谕，各令守封疆，勿相犯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45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益州上言：邛部川蛮杀堡塞蛮卖马蛮十八人，即移牒黎州，得报称邛部川与山后两林素有仇隙，杀堡塞蛮者乃大渡河外蛮也。因下诏本州蛮自今不得与河外蛮相侵扰，本州及巡检使臣不得辄入溪峒邀功生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46 （乾道）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进直显谟阁，改帅泸州。叙人与石门蛮互市纷争，蛮被杀伤者三。公谓蜂蠆有毒，不可不备。奏易守臣，练兵习武。时忘战日久，士卒骄惰，分习劲弓强弩，躬自教督，军声大振。其后石门蛮王特错果贻书邛部川都蛮王墨崖，欲借兵以侵边，又集蛮众二十部，兵事甚急，公虽已素备，不忍戕民于贼，令蕃汉胥长王文通父子文通谕以祸福，蛮人坚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数月，公谍知蛮中有郭万肆者，最号桀黠，为之主谋，致此边患，以厚赏生致之。或请诛以示众，公曰此易尔，恐复因此生事，奏请磨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监，蛮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状设誓待命下吏，边徼以宁。（《攻瑰集》卷一〇二《太府卿王公墓志铭》）

11·47 （淳熙二年），八月五日，诏制置使范成大于本路诸州军系将不系将禁军内均选强壮作两蕃，每蕃七百人，分上下半年于黎州屯戍。委制置司置办衣甲军器等。差有智勇兵官一员统辖训练，与轮戍大军三百人同其防，托戎大奏奉御笔体究黎州邛部川崖韞部义兄弟争杀事，今探闻五月二十九日有两林蛮王弟笼畏、首领崖来等同部义率人马三四百来攻邛部川之笼囊城，不克，虏掠牛羊千余，崖韞遣人追逐，杀三人，部义等复归两林，崖韞见守笼囊自固。照得崖韞部义兄弟相攻未已，臣已行下黎州严切隄备，并遣发更戍西兵前去守把，故有是诏。（《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48 先是蕃贼未寇边时，密求援于五部落及邛部蛮，

约言事捷之后，三分汉地卤掠所得，悉与平分。故二边多遣其徒出汉，以互市为名，往来窥伺。……戊戌（淳熙五年）春，蕃贼请命投降，聚族而谋曰，凡我三寇边，始有所得，仅足以偿其费，次则为邛部蛮崖襍劫取之，又杀我二百余人，今汉有备，不惟无所得，而杀伤甚众，若闭路不通互市，我辈失所。（安特）寨官魏大寿谏知其说，故招之使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第595页，《丙申青羌之变》）

11·49 嘉定九年，邛部州逼于云南，遂伏属之，其族素效顺，捍御边陲，既折归云南，失西南一藩篱矣。（《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50 宁宗嘉定九年，邛部川为云南所逼，折归云南。初，邛部鬼主部库与其亲族崖则内自攻，崖则结两林蛮为援，部库闻之，惧，求救，云南喜其附己，遂起兵攻两林蛮灭之。蛮族素忠顺，自国初以来蔽遮云南之路，故云南与中国绝。及是，黎州失藩篱之蔽矣。（《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十通》本第2590页，卷二三〇《四裔》七《两囊蛮》）

11·51 段忠，元世祖癸未，至元二十年袭。是年，忠随元帅阔木征芒部、两林蛮及会川等处，破贼立功，元授忠为都阇首，赐虎符。（《南诏野史》下卷《段氏总管》）

11·52 五代以降，乌蛮族类分析，大抵附属于大理。元至元中，伐两林，破会川，即其地也。今境内诸土酋皆其苗裔。（《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四，第3170页，《四川》九）

11·53 （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邛部川首领牟昂诸族鬼主副使离機等各贡方物。（《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4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54 赐（邛部川）牟昂等衣服银带钱帛有差。太平兴国四年。（《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4页）

11·55 雍熙二年，（邛部川）都鬼主诺驱并其母热免，遣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名马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将军，并赐其母银器。（《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宋史》卷五《太宗纪》二）

11·56 《宋史》：是年（端拱二年），邛部川蛮贡马、犀角、象牙、獐羊、封羊。（《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5页）

11·57 端拱二年，（邛部川）遣弟少盖等三百五十人来贡耕田，贡御马十四匹、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罗毯一、合金银饰蛮刀二、金饰马鞍勒一具、獐羊十、犛牛六，诏以少盖为归德郎将。（《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58 淳化元年，（邛部川）诺驱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诏增给其直，诺驱令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以中市。（《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59 （淳化）二年，（邛部川）复遣子牟昂、叔离襪以方物、良马、犀牛（《宋会要辑稿》作“犂牛”）来贡，仍乞加恩。诏授诺驱怀化大将军、少盖怀化将军、牟昂归德将军、离襪怀化司戈，又封诺驱母归德郡太君热免宁远郡太君，弟离遮、小男阿醉、都判官任彦德等一百九十一人为怀化司戈。（《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宋史》卷五《太宗纪》二）

11·60 至道元年，李淳乱西川，王继恩讨平之。遣嘉州牙校辛显使诺驱，奉淳化二年所授官告敕书及日历为信，因言与贼樊秀等接战败之，复请朝覲，通嘉州旧路。继恩上言通嘉州路非便，只令于黎州卖马。诏不允其入覲。王子十九人并加官，鬼主三十六人并赐敕书以抚之。（《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61 （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邛部川都王诺驱来贡，遣其子阿醉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6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62 八月，（邛部川）诺驱遣其子阿遁来朝贡，诏授阿遁怀化将军；其副使谦从各加官遣之，至道三年。（《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4页）

11·63 真宗咸平二年，（邛部川）遣王子部的等来贡文犀、名马，赐衣带器币有差。又乞给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山后都鬼主”为文，从之。（《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续资治通

鉴长编》卷四五)

11·64 (咸平五年八月) 戊子, 邛部川蛮王遣王子离归等二百九十人来贡方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 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65 (咸平六年八月), 黎州言: 邛部川都蛮王诺驱卒, 其子阿遁嗣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 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66 (景德二年九月), 邛部川百蛮都王阿遁遣王子将军百九十二人来贡方物, 诏授阿遁安远将军、阿遁叔怀化将军、阿宥为归德将军, 游奕将军离归为怀化将军, 大判官怀化司候任彦德、王子将部的并为怀化郎将, 判官任惟庆为怀化司候(阿遁为安远将军,《实录》、《会要》并在明年正月, 今并书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 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卷七《真宗纪》二)

11·67 (大中祥符元年) 九月十五日, 邛部川蛮都王阿遁遣将军赵勿婆等贡名马、犀角、象牙。(《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第7848页)

11·68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辛未), 邛部川蛮王阿遁遣将军赵勿婆来朝贡, 勿婆请赴泰山陪位, 许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 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69 (邛部川) 又言俟赵勿婆迴, 欲再遣将军牟具进

奉。诏赐弓二箭十，许其贡奉，仍降敕书谕之。大中祥符元年。（《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

11·70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七日，邛部川山前后百蛮都王（《续资治通鉴长编》作“百蛮都鬼王新都王”）黎吠遣归德将军赵勿婆贡犀角、玃牛、婆罗甌。（《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9—7850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宋史》卷八《真宗纪》三）

11·71 天圣八年十月（《宋会要辑稿》在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邛部州都蛮王黎在遣卑郎、离天等来贡方物。时占城、龟兹、沙州亦皆入贡，至以家自随，晏殊因请图其人物衣冠，并访其道里风俗以上史官，诏可。（《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宋史》卷九《仁宗纪》一）

11·72 （天圣九年二月）乙巳，以邛部川蛮王黎在为保义将军，又以其部族为郎将、司戈、司候，凡三十余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73 （天圣）十年三月二十六日，黎州言得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王黎在状，乞每三岁一诣阙贡，诏谕以地远令每五、七年一次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51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74 是年（明道二年）三月丁酉，邛部川蛮黎在三岁一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51页）

11·75 景祐元年闰六月十三日，黎州言邛部川蛮乞诣阙贡奉（《宋史》作“请岁入贡”），诏候及五年听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52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76 （景祐）五年五月十一日，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王忙海进犀马，倍酬其直，赐裘衣银带衣著有差。又乞三年一到阙进奉，诏以五年许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52页，参同书《蕃夷》五、《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卷一〇《仁宗纪》二）

11·77 庆历四年正月十六日，黎州言：邛部川百蛮都鬼主黎灭初秋令将军阿济等上京进奉，从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

11·78 庆历四年，邛部州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牟黑遣将军阿济等三百三十九人献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罗毯一。（《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宋史》卷一一《仁宗纪》三）

11·79 庆历间，有（邛部川）都鬼主弁黑等入贡。未几，其王畔墨扰边，知黎州孙固使其首领直剋杀之。（《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80 （庆历）五年四月，邛部川遣进奉大副使赵离姑、大副使又施、大副使贾祖、大副使任进哥、将军阿济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

11·81 神宗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首领直尅贡贺登位马三匹、犀一座，勅书褒赐器币衣带。（《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参《蕃夷》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

11·82 熙宁三年，直尅遣使来贺登宝位，自称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山后百蛮都首领，赐勅书、器币、袭衣、金银带。是年，直尅死，诏以其子韦则为怀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州都鬼主。（《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83 神宗熙宁四年（《宋史》在九年）九月，邛部川蛮遣将军卑郎（《宋史》作“卑郎”）以下十四人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84 （熙宁八年七月）庚辰，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山后都鬼主直尅为金紫光禄大夫行怀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山后都鬼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

11·85 元丰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诏故怀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都鬼主直尅男韦则为怀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

11·86 乾道元年闰正月二十三日，诏以黎州管下邛部川都王崖轍承袭兄蒙备金紫光禄大夫行怀化校尉充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都鬼主，从四川宣抚司请也。（《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6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87 （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都大提举茶马司言：黎州蛮甲头李覲等报：有中马蛮客崖遇将带王子倪等，自以马钱雇大渡江土丁十五人，担擎请到马价锦绢等前归到大渡河南，在蛮界被汉人四十余人持刃将崖遇杀死，并杀伤蛮奴，劫夺财物。本州已收捉贼首汉人张大二姑，并其徒伴二十六人根勘，本司行下黎州将追到赃物日下给还，仍将贼徒尽实根勘。本州遂勒牙子杨实等说喻蛮人崖轍同水尾村人户商量赔还价钱。讫今照得此事系因蛮人牵马中卖，被边民过境界劫杀中卖蛮人，劫取财物六千余贯，情理凶恶，今来都一面用夷法和理断，非惟引惹生事，兼恐有碍马政，显见本州知、通率意妄作，措置失当，诏知州唐柜、通判陈伯强并放罢，令本路提刑司将行凶为首人一名特决脊杖十五、送千里外州军编管，余人释放，今后并依见行条法施行。（《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6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88 （淳熙）七年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言：黎州边面，近则有曰邛部川、曰河南蛮、曰女儿城蛮、曰青羌、曰吐蕃、曰五部落，远则有大小云南。州之三边，大抵诸蕃环列，今乃独以马故，日至太守之庭，量度分寸，较计豪末，彼既狎玩太守，始有轻蔑内侮之心。自今宜令通

判专任市马，太守专任边事。沿边土丁，乃是边地根本，其出入山坂，耐习瘴雾，与夷俗同。今若欲渐复土丁，宜加意存卹。黎州边境，瘴疠特重，每岁秋夏间，椒花始开，烟瘴盛作，而欲岁使两郡之兵久屯其间，岂为长策。若以土丁代戍，则土丁生理未全，缓急难恃。又况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窃见蕃部所经残掠去处久，例多逃田，今宜措置以若干亩召募土人为军，春秋量给衣赐，止刺手臂，谓之土军，勿与州军士相参，即其土豪以为头首。黎州州城三面斗绝，独有北门一路通入内郡，此实郡治咽喉。窃见黎州北门外山，自相公岭而下，始慢而微平，州城即居其趾，岭上既极高峻，春秋复有积雪，非久屯之处，今宜去城一二里间缺岭之势措置一寨，以备非常。诏市马一事，通判专任外，余札与守臣龚总相度措置施行。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3页）

11·89 （淳熙）八年闰三月二十四日，诏墨崖与承袭叔父崖韞官爵金紫光禄大夫行怀化校尉充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都鬼主。黎州申邛部川蛮王蒙备身故，有男墨崖七岁，不能任事，推立蒙备第崖韞承袭；自承袭后，数年交争，内自仇杀，马路缘此不通。崖韞身故之后，方是宁息通行，推立墨崖承袭官资，今已十九岁，乞降告命。故有是诏。（《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3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90 蜀蛮邛部川都王蒙备死，气未绝，其妻子以锦数匹相续系死者曳之于地，置十数里外高山上，令气绝，乃复

以锦被褰而埋之，会其族哭之，名作鬼亲守。近州蛮人说其事。（《续博物志》卷五，《丛书集成》本，第62页）

11·91 是年（开宝二年），黎州山后两林蛮子（疑为“王”字之误——编者）勿儿，部落将军离鱼，以状白黎州求入朝贡，诏答之。使至，赐以器帛。自是朝贡不绝。（《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1页）

11·92 （开宝）三年七月，（两林）又朝贡。（《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93 （开宝）八年，（两林）怀化将军勿尼等六十余人来贡，赐冠带器帛有差。八月。（《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

11·94 （开宝八年七月）己亥，山后两林鬼主怀化将军勿儿等六十余人来贡方物，以勿儿为归德将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参《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11·95 （开宝）八年，（两林）怀化将军勿尼等六十余人来贡，诏以勿尼为归德将军，又以两林蛮大鬼主苏吠为怀化将军。（《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1·96 太平兴国二年，（两林）遣使王子卑綵、副使牟盖、鬼主还祖等七十八人以名马来贡，乞颁正朔。下诏曰：“山后两林蛮主归德将军勿尼、怀化将军勿儿等，克慕声明，远修职贡，并增环卫之秩，俾为夷落之荣。勿尼可特授归德

大将军，勿儿可特授怀化大将军。”（《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11·97 （太平兴国二年），十月十五日，黎州山后两林蛮遣其使离鱼以马九匹、犀二株来贺登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3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98 （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山后两林蛮主归德将军勿儿都鬼主遣王子祚遇来贡名马。（《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4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99 （太平兴国）八年，（两林）蛮主弟牟昂等来贡马，黎州推官张轺部送赴阙，九月。（《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

11·100 （太平兴国八年八月）丁酉，山后两林蛮王遣其弟牟昂及子牟盖、摩忙、卑婉、副使牟计等百三十九人以名马来贡，诏授牟昂怀化大将军，牟盖等三人为归德郎将，牟计等百二十二人并为怀化司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101 雍熙三年九月十二日，（两林）勿尼等遣使来贡。诏加勿尼检校吏部尚书，赐勅书、锦袍、银带、裘衣、

银器。时又有蛮王子李奉恩附勿尼使献马，亦赐敕书器币。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102 端拱二年七月，（两林）勿尼遣使将军离鱼以官告铜印来贡马二百匹。（《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

11·103 淳化元年（两林）王子离鱼、副使卑都、卑谕、鬼主岐礼等百二十八人来贡。诏授离鱼归德将军、卑都保顺郎将、卑谕归德司戈，卑热等五十四人怀化司戈。（《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11·104 至道元年五月，诏加（两林）归德大将军牟昂检校司徒、王子怀化将军少益为保顺将军、王叔副使怀化司阶离襪为怀化郎将，皆以其输诚内附也。（《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

11·105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山后两林三十七部落王李阿善遣使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2页）

11·106 （天禧二年）八月十九日，黎州山后两林百蛮都王李阿善遣将军卑热等来贡马、犀、象、娑罗毼。（《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50页，参同书《蕃夷》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宋史》卷八《真宗纪》三、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107 真宗咸平元年四月八日，黎州山后风琶蛮王乌怕遣使贡马、白地红花婆罗氍。（《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4746页）

11·108 风琶蛮：咸平初，其王曩娑遣使乌栢等贡马五十七匹、素地红花婆罗毯二，来贺即位。诏授曩娑及进奉使等官，优诏遣之。（《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5731页，《蛮夷传》四）

11·109 景德三年八月十一日，曩娑遣使乌栢等来贡犀角、象牙、盐师子、莎萝幔、青绯间色婆罗幔、莎萝鞍複、莎萝勒帛、莎萝花毯、白莎萝白毯、黑犍牛、青牛等。乌栢又献马百三十匹，赐冠带、锦袍、绵帛有差。二十四日，诏授曩娑归德将军、乌栢归德郎将，又以大副使怀化司阶苏屈等三人为归德司阶、卑瑰等十三人为怀化司阶、小副使屈苴等二十九人为怀化司戈。时乌栢等入贡，上言咸平初已霑朝命，原再加官秩，故有是命。乞仍以所乘马贸易于京师，并从之。其押伴黎州教练使樊裕、邕州都押衙费众盈亦加检校官，遣之。九月，诏给风琶蛮使冬衣。（《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参同书《蕃夷》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1·110 《上南志》云：会川，在汉风琶之蛮、台登之蛮，而越嶲郡之会无县也。（《蜀中广记》卷三四《会川卫》）
又见：1·20，7·7，7·8，13·8，13·12，14·2，14·3，15·1。

十二、马湖蛮（董蛮）

12·1 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贞元中，狼蛮亦请内附，补首领浪沙为刺史，然卒不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檄嘉庆兼押狼蛮。又有鲁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马鞍山，皋以其远边徼，户给米二斛，盐五斤。（《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4页，《南蛮传》下）

12·2 沐川古碑：唐垂拱三年，玉津令马元庆等杀马湖夷贼纪功，今存。（《舆地纪胜》卷一四六《嘉定府·碑记》）

12·3 （咸通十年十月）是月，南诏驃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春乌部，破之。（胡注：“董春乌部，西川附塞蛮也。”）（《资治通鉴》卷二五一，第8151页）

12·4 （咸通）十年十月，南蛮众击董春乌部落，倾其巢窟，春乌以其众保北栅，俄而蛮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溪关寇黎、雅。（《资治通鉴》卷二五一，第8152页，《考异》引张云：《咸通解围录》）

12·5 董蛮在马湖江右，僰侯国也。唐羁縻驯、骋、浪、商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有董春惜者贡马，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王子。其地北近犍为之沐川、赖因砦，砦阨蛮险，蛮数寇钞。熙宁、绍圣中，朝廷皆为徙赖因监押驻荣丁

砦，而以县吏控截。政和五年，始改差监押充知寨事，蛮寇掠如故。（《宋史》卷四九六，第5731页，《蛮夷传》四）

12·6 万寿观：刘忠《记》云：马湖府治泸水下流，守其土者，历代建官虽殊，然皆安氏子孙，自汉武至今五十八世矣，衣纓之远，未有若是其盛者。今太守安载坤，以聪明果敢之资，袭累世殷富之业，故能用夏变夷，修政立事，蔼然良吏之风。旧有万寿观，而道纪司在焉，实岁时祀。……（《嘉靖马湖府志》《提封》下）

12·7 《悦氏先祖历代职官纪略叙》曰：“遐稽我（疑我下脱“祖”字——编者），肇自汉朝，至宋时佛祖猎曲公、猎朴公、庭印公，得道为神，始都沐阳，护乡救民，利人济物，镇金江而妖氛全消，奠龙湖而逆焰永靖，汉封神，宋封佛，祀重千秋；显于明，盛于清，恩垂百代。其佛祖以下先祖名讳渺不可稽，谨自大明定鼎之初，我十五代祖德宗公首先投诚云云。”（方壮猷：《蛮夷司文等九土司家谱》引，载《边政公论》第四卷第7、8期，1945年8月出版）

12·8 黑龙土主庙在县西，按土主宋时人，母夷氏过黑龙池感龙孕而生，神名蜡曲，体貌丰伟，夷民倚仗。居于沐川，兵寇犯境，神力御之，一方赖以安。后歿于阵，民怀神武，建庙祀之。凡疾病灾患祷之，其应如响。徽宗朝封黑龙土主，其嗣曰宗，任昭信校尉，曰德珉，明洪武初授长官司职，历传至夷太平、夷靖，皆卓然有声。（《屏山县志》卷二《坛庙》）

12·9 陕西按察司金事富顺何钟：《夷氏家祠记》略

云：夷氏自宋以来，有封进义校尉为马湖夷都七村大使讳棕者为始祖，有封宣命银牌忠翊校尉讳悦者为二世祖，至三世祖讳德珉，知天命有归，内附，洪武初授承职郎沐川长官。四世祖讳德成，改承务郎；五世祖讳讚，守土如其官；至讳祥庆，讳镇县，毕世未荫。至厥父太平者，豪宕不羁，亦闲韬略，正德间寇变，简用从征，维时疆圉孔急，焚獠旧俗遽未脱化，其感国恩而建家庙之心，虽倦倦焉而未暇。顷者，怀德奋然创之，出官中所有，颁财给赏，经年庙乃成。怀德名靖，与其弟曦尝受业于予，因属予为文记之。怀政食廩郡庠，种学绩文，以义制行，其原于父兄之养，有不可诬者也。（《屏山县志》卷五《人物志》）

12·10 （开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戎州言：蕃酋德化将军董春惜贡马二匹。（《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72页）

12·11 （淳熙八年）七月十八日，臣僚言：泸叙皆接蛮夷，叙州管下石门、马湖生蛮，许赴官中卖蛮马，优支价值，本以恩结，而设官驻兵捍御，乃为威伏。盖石门、马湖生蛮所居巢穴皆在蛮江上源，通嘉眉泸叙蜀江，常年中马，操舟顺流直抵叙州城下，朝廷为蛮通水路，附近置横江一带寨，蛮江口置犂水巡检控把。自叙至泸南安抚司，边蜀江三百里，南溪县置驻泊兵马都监，江安县纳溪寨置都巡检，各有戍兵，上下相接，把拓虑防蛮人冲突作过，甚为良法。比年以来，逐处正官往往避事，多是计会上司抽差别兼优等职事，请给并皆带行，候任满就赏批罢。本州却差权官，既所请不给，不为久计，代人负荷，又无赏典，是至职事弛废，乞严

賜指揮，不得輒有抽差，使常加意边防，以备不测，其余沿边州军，亦乞依此施行。从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816页，参同书《兵》二九）

12·12 （淳熙）十四年五月四日，枢密院进呈四川安抚制置使赵汝愚言：马湖路董蛮与嘉、叙两州接境，去秋九月侵犯嘉州笼鸠堡，臣已随宜处置，调兵防守，但令嘉州住支税犒，叙州不得放行互市。近已还到所虏人口二十三名，惟余两名称是已死，并还到罗鼓各一面。又牵到马五匹，约价钱一千，道乞倍偿所杀人骨价。臣会得本路专法内一项：熙宁七年二月指挥，蕃部作过，不得放令出买入卖，如乞投降，即候送过虏劫去人口及倍还命价，方好和断。又叙州亦有蛮人犯罪许罚牛之法。检照前项指挥，皆合遵用。已行下叙州受其骨价，许其打誓及抽回戍兵讫。上曰：赵汝愚措置边防适宜，蛮夷屈服，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宋会要辑稿》《兵》二九，第7313页）

12·13 嘉定辛未正月己丑，马湖夷都蛮攻嘉定府犍为县之利店寨，陷之。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也。其地在梁为南宁州，承圣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瓚者遂据其地，子孙相传，后分为东西焉。西爨之地，在唐为殷、驒、騑、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隶戎州都督府。国朝开宝中，德化将军董春惜贡马，诏书嘉纳之。太平兴国中始市焉。其后，又以板来售。盖夷界多巨木，边民嗜利者资粮深入，为之庸锯，官禁虽严，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径六、七尺，厚尺许，若为舟航楼观之用，则可长三数丈，蛮自载至叙州之江口，与人互市，太守高辉始奏置场征之，谓之抽收场，至今不废

也。马湖之地，东南接石门（亦叙州徽外蛮），西南接沙溪、虚恨（嘉定府徽外蛮）及黎雅诸蛮与吐蕃之境，而北接叙州之商州寨、宣化县，西接嘉定之赖因、沐川（獠为管下二寨名），西北接叙州之宜宾。凡蛮地仰给者七村，曰胡盐（或曰会筵）、曰黎溪（或曰泚溪，《两朝纲目备要》作“泥溪”）、曰平夷、曰夷都、曰什葛、曰蒲润（或曰普润）、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氍、椎髻，而比屋皆覆瓦如华人之居，饮食种艺多与华同，惟胡筵、黎溪、平夷三村，两输汉蛮之税，谓之两属税户。自叙州沿流十里至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边寨，又水陆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陆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天池（亦曰文池），此马湖蛮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里），遵陆距利店、沐川、赖因、笼鸠等寨仅二程，皆平原。初，赖因本夷地，景德、天圣间，属来寇掠，治平间，把截将王文揆始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庄。夷人诉之，事闻，有旨以其地归董蛮。既而寨民私赂之以偿其侵地，岁为紬二百匹，幅广二尺，长二丈，于是蛮人每岁至赖因，谓之索税。其后，税颇增，寨人亦厌苦之。绍兴末，虚恨蛮犯笼蓬寨。隆兴初，夷都蛮复寇赖因，诏用冯当可提点本路刑狱公事以经制之。当可筑堡于笼蓬，而伐箐于赖因，以为战地，多蓄储备器械，蛮不复至。及是，马湖蛮将入寇，而夷都土蛮先以书抵利店寨将言之。寨将以谓蛮人要索之常，不即省。岁除之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见火满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状白犍为县，未达，而蛮已大入。或曰：蛮始欲寇中镇寨，中镇有备，不可入，闻利店稍富实，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义郎改松悉寨丁七十余人遣之迎敌，或死或逃，蛮遂围其寨。寨地势低，蛮人凭高投木石以击之，众莫

能拒。又二日，蛮人以云梯登城，松力战，十三合，无与援者，寨民惊溃，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数百人。松为蛮所执，裔割而杀之，尽掠寨民之货，焚其居，驱老弱妇女数百人而去，松二子亦为所掠。守臣许子然闻变，急调兵救之，至则蛮已遁矣。既而蛮释所俘卒胡庆者，俾执牒以归，自称都相公状申嘉州官品，大略言汉人不偿犒税之故。其后蛮人为招安将言：初以叙州负其板值，故击之，道险不可进，欲引归，而蛮师翁者谓始出兵时，尝许以生口祀神，今无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实云。初，庆元末，宣化簿昌元封寿源尝为《古戎边志》，大略谓马湖之警在嘉而不在叙，盖一军屯安边，一军守真溪、沙溪、商州寨之间（皆宣化县界），则马湖不能遽践吾境；惟赖因、中镇地平而近，且蛮以索税为词，往来通行于汉嘉之境，一不如意，则寇辄随之矣。至是，果如所料。其三月辛巳，蛮又犯笼鸠堡，本路帅黄伯庸调移屯西兵二百戍犍为县。朝廷闻之，四月己丑，除李季允本路提点刑狱（自知崇庆府除）。安观文时为制置大使，乃置安边司以经制蛮事，俾季允与许子然共领焉。始议犹欲招安，而蛮人既狎，终不肯出。大使司议遣兵平之，季允谓然，而许成子在泸南，以谓旷日持久，劳师费财，不如招纳之利，持论不同，由是久不决。会叙南边吏获夷人数十以告，鞠之，其与利店之乱者三人焉。成子榜境上，谕夷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来，吾即归三人，金帛不问也。又遣谍入夷中，诮以利害。无几何，蛮以印状来，愿尽归俘掠，如约。安边司闻，而互招之。夷中悔，于是季允移檄，愿得三夷人。成子曰：如此则吾为失信，夷祸必嫁于泸，不许。已而大使又以为言，成子曰：吾知权利害，为生灵计，且即移书以鬼章事报之，僚吏或请进兵，成子曰：乞弟、卜漏

之章，泸父老至今言之疾首，可草草耶。既又移书签枢宇文挺臣曰：守边之道，安之而已，苟图快意，未有不败事者，因此议不合，求罢政，知夔州（壬申春）。始季允申言，某日以兵出寨，蛮颇惮之，会东师（当为帅字之误——编者）司揭榜叙州境上，大略言：本司已与西路商量，决无深入之理，仰边民安业，毋得惊扰。蛮人见之，知西路扬声给已，益无所惮。嘉定四年秩（疑为秋字之误——编者），余在凌云见司理参军青阳海（井研人），言夷人以黄纸作谍移嘉州，其语殊倨，未有“故兹诏示”之语，安边司俾寨官却之。既又见提刑司属官何逢年（资阳人），言近本司令寨官谕以先归所掠汉人，而蛮书答云，所掠此是妇女三十余人，近悉有娠，须产毕乃可送。其侮慢如此（原阙）。谓人曰（原阙），胆如粟，奈何！其年九月辛酉，夷人又犯叙州，至宣化二十里，季允怒，守臣史师道（青神人，时为承议郎），应报安边司文书稽缓，而成子稍庇之。史本大使所荐，至是劾之，镌二秩罢归。大使司知蛮不可致，五年春，遣兴元后军统领刘雄等二人将西兵千人自嘉叙二州分道并进，又遣迪功郎新本路提刑检法官安伯恕往叙州节制之（伯恕，广安人）。故同知枢密院子厚之四世孙。嘉定初，宣抚司下总领所书填迪功郎告予之，调绵谷尉，文锁厅请文解，又试中大法，又为铨试第一名，辟提刑司检法兼制置大使司属官。是年三月，官军入蛮境，方接战，土丁某人断小酋之首，蛮人惊溃，官军小捷。其酋米在据羊山江之水囤，坚不肯降。囤在峻滩之中，水浅舟不可行，涛深人不可涉。大使闻之，移书季允曰：但声言伐木造舟攻其水囤，则米在其降矣。季允从之，米在果请降，然不肯受盟。边吏遣土丁十余人入蛮为质，米在乃令其徒数十诣寨纳降。安边司尽以十二年税犒与之，米

在以墮马为辞，终不出。是役也，所掠边民数百人，得还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大使转三官为通奉大夫，伯庸亦转一官，季允转换章阁，伯恕特改次等京官，余人并进一官。议者疑入粟改官非旧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蛮九百余人诣军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献策复关表四郡便宜补官，乞依任子例，特与改秩，乃除大理评事，命下，安已赴类省试合格矣。或曰：所谓投降九百人者，本吾边民，皆为人佣耕，方官军之出也，招安将谕之曰：（原阙）节制且来，汝曹当诣马前声喏，边民从之，招安将谓（原阙）曰：此降羌也（原阙），以三百人送长宁军巡检官养济，后又以二百人益之。巡检者，每人食日饭以一溢米，既又不能调，率多饿死，余四百人，盖莫知所终。边上旧有平戍庄，地段膏腴，久为势家所擅，季允以钱二万七千缗市之，收其田客近四百家，以为土丁，因食其地，至今不废（田租二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第616—620页，《辛未利店之变》，参《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三、《宋史》卷三十九《宁宗纪》三）

12·14 嘉定四年八月七日，直秘阁成都府提刑李埴言：照得董蛮、夷都两部族今春前来作过，目下虽已退伏巢穴，然夷情狡谗，未易测量，窃恐秋冬复出侵犯，且前时杀掠官兵丁民其数过多，罪亦不容轻赦。契勘夷都、马湖部族，上靠嘉定之犍为，下连叙州之宣化，在嘉定则有请税受犒之寨，在叙州则有中马互市之场，故嘉定叙州两处边事相关至切。若彼此一心，互为救应，则虽有小警，亦可旋即底定。若一有平刺，不相为谋，则意外之患盖未易言。绍兴、乾道间，夷都两寇利店，淳熙十三年九月，马湖与夷都合寇笼鸠。照得两

蜀边面旧来体例，凡遇蛮贼作过，必先止其岁犒，绝其互市，发兵增戍，或议战守，或议攻讨，或先令两处夷将分明开喻，俾归还所虏人口，及陪还已死人骨价，屈膝请命，乃赦其罪，与边吏歃血，申立信誓，自今以后，永不犯边，方与放行岁犒及通互市，渐次撤警班师，各使夷汉安于无事。盖蛮贼生理所资，悉仰给于汉，若岁犒既止于嘉定，而互市又绝于叙南，则其部族之内，即自窘困，自然悔恨，怀不自安。前后官司区处之善，皆无出于此。淳熙十三年，赵汝愚任四川制阃日，凡所施行，案牒具在，犹可举行。今秦制置大使司区处，亦是与赵汝愚已行过事宜一同，窃谓已见之效所当先者，莫若止岁犒、绝互市之为急，所有嘉定府诸寨岁犒已令截日住行支給，似闻蛮贼已自怵迫，然若不绝其互市，则犹未足以制其死命。但互市之权实在叙州，而叙州以不属本路之故，便怀观望，有秦越肥瘠相视之意，于互市一事，全然不肯任责，妄乱申陈，巧作推避。兼访闻马湖初破利店之时，即以所劫虏之物，公然将出贸易于叙州之境，叙之边民利于赢掠十百之利、上下共享，故不乐于互市之绝，虽已累次移文叙州禁约其本州，终是奉行灭裂。近据关报，称马不来互市已久，不待而自绝；然本司遣人密往察视，则本州虽公言止绝，其实私下贸易交通，一切如旧。如是，则蛮贼何由悔罪屈服请降，以归所虏之人。欲乞速下叙州守臣须得与嘉定府同照管边事，协力一心，不可各分彼此，阴拱坐视，致失事机，仍委自守臣督责夷将前去蛮部，明行开喻，俾归所虏人口，并陪还骨价，及执首谋作过之人，以贐前来侵犯之罪，如不遵从尚敢负固狼抗，则便须截日将公私互市悉严行禁绝，不得徒为文具。仍训勒义兵，拣选犀利，与嘉定之兵相为犄角，或当乘机进讨，亦须必取万全，庶几中国

之威一伸，小夷自然知畏，边隅可保百年安靖，西南幸甚。又契勘利店旧寨在婆笼江之南，今春董蛮夷都两族犯边，合力攻破，焚荡杀掠，为虐甚惨，前来本司及嘉定府见得此寨已是残毁，不欲复于故地修筑，遂移建本寨于笼江之北。后来访问，乃知旧寨令辰沅靖等州沿边溪峒去处，委监司守臣相度条具来上，通融财赋，招募壮勇之人充弓弩手，耕食其地，责以捍御蛮獠。或官给室庐耕具，贷以种粮口食，仍于农隙教练兵事。此策一行，非惟边陲宁谧，而蛮獠之患息矣。从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80页）

12·15 沐川寨：嘉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直秘阁成都府路提刑李埴奏：照对嘉定府峨眉、犍为两县，控带夷蛮，列置寨堡，总十有九处，久不修葺，因致颓圯。自蒙恩司臬职在经制边防，委官阅视，鸠工缮葺，皆已节次了当外，惟沐川一寨隶属犍为，视诸寨尤为冲要。照得本寨南与马湖、夷都两蛮部落对峙，相距才七十余里，东接叙州之商州寨，亦与两蛮境密迩，于东西两路，利害相关。窃尝考今寨即唐之沐源川，自唐垂拱中遣峨眉镇曹兵以兵五千逐去生獠，始平其地。咸通中，南诏入寇，伐木开道，逾雪坡奄至于此，唐兵连衄，是（当为于字——编者）是遂陷嘉州，以至成都。乾符元年，南诏再入寇，节度使高骈遣兵追击于大渡河，因筑城以为守，沐川有城，盖始于此。……治平中，虚恨犯边，蜀州张景元遣龙游簿范师道率兵来戍，又增筑西寨，未几复废，故址犹存。缘沐川一寨在嘉定境内，迫近城都（疑当作成都——编者），实蛮夷入寇之要路。……遂措置钱粮，兴工增建，……可以增壮防边，震慑夷獠，并已了毕。谨绘成小图，随状缴申尚书省，伏乞施行。从之。（《宋会要辑稿》

《方域》一八，第7623—24页)

12·16 (咸淳九年六月)戊辰，知叙州郭汉杰言：马湖蛮王汝作、鹿巫蛮王沐丘帅蛮兵五百余助官军民义阻险马湖，捍御有功，诏赏汝作、沐丘金帛及其部兵有差。(《宋史》卷四六，第4585—4586页，《度宗纪》)

12·17 其土静而有文，其民朴而易治(然夷汉杂处，蓬户茅簷，髻髻诡服，顿足拊掌而歌呜呼。并李宗承：《图记》)。 (《輿地纪胜》卷一六三《叙州》)

12·18 筇竹杖，蜀中无之，乃出徼外蛮峒。蛮人持至泸叙间卖之，一杖才四五钱，以坚润细瘦九节而直者为上品。蛮人语言不通，郡中有蛮判官者为之贸易。蛮判官盖郡吏，然蛮人慑服，惟其言是听。太不直则亦能群讼于郡庭而易之。予过叙，访山谷故迹，于无等侍佛殿西庑有一堂，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匾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剧呼大笑，声如野兽，宛转毡上，其意甚乐，椎髻獠面，几不类人，见人亦不顾省，时方五月中，皆被毡毳，臭不可迳。(《老学庵笔记》卷三《丛书集成》本，第27页)

12·19 夷俗尚巫信鬼，故于府祀典之外四司有行祠无禁焉。闻南中夷岁暮罄所储祭赛其域内淫祀之神，相引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储弗尽弗已也，谓之诸葛穷夷法。虽廛语也，君子信其有深意焉。(《嘉靖马湖府志》《秩祀》)

12·20 马湖路F。古牂柯属地，汉、唐以下名马湖部。宋时蛮主屯湖内。元至元十三年内附后，立总管府，迁于夷部（当作都——编者）溪口，濒马湖之南岸创府治。其民散居山箐，无县邑乡镇。领军一、州一。初，马湖蛮来朝，尝以獐本葱为献，由是岁至，郡县疲于遞送。元贞二年勅罢之。（《元史》卷六〇，第1445页《地理志》三）

12·21 （嘉定九年二月）辛亥，东西两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十月癸亥又震，甲子又震。（《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

又见：10·19，10·20，11·25，11·31，13·8，13·10，13·11。

十三、虚 恨

13.1 (熙宁八年八月庚寅)，诏闻嘉、雅、威、茂州，顷者虽时有寇略，然不至大患者，盖以山川险阻足恃故也，今提举戎黎等州买马司乃役兵匠开隘通道，甚非守圉之利；又增价市良马，亦未见数，其罢嘉、雅、威、茂州开通险路，具所市马数以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罢买马司。宋如愚《剑南须知》有《云南买马记》可证此事，今附注此。嘉州峨眉县西十里有铜山寨，与西南生蕃相接界，户不满千，俗呼为小道虚恨姓，县尉例以十月一日上寨守护，谓之防秋，至四月一日罢归，意者以水潦方溢而叢尔虚恨无能为也。虚恨固无能为，仅六、七百里有泉密，泉密之西百五十里至苴咩城，乃八诏王之巢穴也。其地东南距交趾，西北连吐蕃，而旁靠蜀。蜀自唐时常遭南诏难，惟太平兴国初，首领有白万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然不与朝贡，故久不谙蜀之蹊队焉。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蕃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峨眉有进士杨佐应募，自倾其家资，呼群不逞佃民之强有力者凡十数人，货蜀之缯锦，将假道于虚恨以使南诏。乃裹十日粮，贮醢醢盐茗薑桂以为数月之计，诸从行有蓑笠铁甑铜锣弓箭长枪短刀座牌网罟佃渔之具，人斫轻桐以擎重，有余材则束而负之，大抵皆先窋凿聚窟如屋之间架然，将以为寝处之备也。每望日之影穿林簷而西，遇犴兽先击锣以警之，或操弓箭执刀枪

以族。会平林浅草长溪大洞，即施网罟以从事于佃渔。其徒常鲜食以饱，日行才四、五十里。未暮即相地架起棚材，上下周匝徽索而缠之，然后蔽以座牌，副以网罟，将湊于其中，必积薪于其侧，钻燧火以待夜事。然其地多暑，或蒸而为瘴，值山深木茂，烟霾郁兴，欲雨则莫辨日之东西，间或迷路，竟日而不能逾一谷也。初，铜山为悉汉贸易之场，蕃人从汉境负大布囊盛麻荏以归，囊罅遗麻或荏，既久而聚生，佐之徒蹊麻荏生纵前寻去路。自达虚恨界分十有八日而抵束密之墟。前此三四十里，渐见土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又前此五、七里，遥见数蛮鋤高山，俄望及华人，遽遽叫号，招群蛮趾聚。佐乃具巾紵罄折而立，命其徒皆俯伏毋辄动。须臾，有老髻自山而下，问佐何来，佐长揖不拜，俾其徒亲诣夷语者，具以本路奉旨招诱买马事对，徐以二端茜罗啖之。老髻涕泣而徐言，我乃汉嘉之耕民也，皇祐中以岁饥来活于兹，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也。乃为佐吏好于束密王。久之，有马十数骑来邀迎，悉俾华人乘而入束密，王悦蜀之赠锦，且知市马之来其国也，待佐等甚厚，不惜椎羊剝豕，夜饮藤觥酒，蛮女嫠妇与人乱不禁，惟已嫁奸者抵死，故饮散辄择其女妇徧匹华人，抑所以重汉之贵也。凡如此未旬浹，会八国王廉得其状，遣使诘问，何故与华人杂处。束密惧，因悉以佐等所贗物偕行，三驿趋苴咩城，而献诸都王。王馆佐于大云南驿，驿前有里墩，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墩，多有完葺者。俄遣头囊儿来馆伴，所谓头囊者，乃唐士大夫不幸为蛮贼驱过大渡河而南，至今有子孙在都王世祿，多聪悟挺秀，往往能通汉语。佐抵大云南之翌日，都王令诸酋长各

引兵雄张旂队，拥佐等前通国信，即谕市马之实，而都王喜形于色，问劳赠送佐等各有差。寻以陕西诸蕃就汉境贸易如初，而西南市马之议罢。明年，铜山寨申峨眉，县申嘉州，州申本路钤辖司，以某日有云南蕃人贡马若干到寨，乃杨佐者奉帅府命通国信招诱出来，钤辖司即下委嘉州通判郭九龄前视犒劳，且设辞以给之，谓本路未尝有杨佐也，马竟不留。初，佐受云南八国都王回牒，归投帅庭，后缘颁示九龄，遂掌在嘉州军资库。蕃人知设辞相距，其去也颇出怨语。元丰三年春三月生明日，宋如愚东轩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

13·2 （绍兴八年十二月），虚恨蛮王历阶犯嘉州忠镇寨，将茹大猷以归。虚恨乃乌蛮之别种，所居高山之后，夷人以高为虚，以后为恨，故名焉。其地东接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镇，地方三百里，疆（当作“强”——编者）落数十。天禧以前，朝廷岁以酒食犒劳。嘉禧间，始入寇，遂徙寨于阳山江北以避之。绍圣间，乞于嘉州博易，不许。至是遣其徒来忠镇寨，为汉人所杀，蛮益仇恨。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县吏也，亡命蛮中，常悉历阶为边患，遂举族入寇，转掠忠镇十二村民殆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第2030页，参《宋史》卷二九《高宗纪》六）

13·3 （绍兴十一年十月）乙酉，虚恨蛮王历阶诣嘉州乞降。历阶既犯边，获寨将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调兵防扼，所费不貲，连年不能讨。大猷因以利啗之。去年春，阶历款寨求降，不许。至是复申前请。守臣邵博言于宣抚司，以便宜补历阶进武校尉，令还大猷等，且遗以毛带茶綵。命王世

安者往促之。历阶遣其子阿怕、蛮将军叶遇等送大猷归州。令右宣教郎知峨眉县梁端即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与盟而去。历阶归，其出没钞掠如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第2284页）

13·4 光尧皇帝绍兴十二年六月六日，嘉州上言：虚恨蛮人历阶等领众侵犯中镇等寨，虏掠寨将茹大猷等入蕃部，防拓累年，耗费不貲。今都王历阶遣蛮将军叶遇等二百八十六人送还茹大猷并土丁人等，于界首波恩神堂前折箭，将都王历阶头手皮甲手刀御纳设誓，永不侵犯，为国藩篱。如是三年，边界宁静，乞如（当作加——编者）历阶官爵，本州以等第激犒盐茶，并给都王历阶锦袍镀金银腰带幘头紫袍，填补进武校尉绫纸付叶遇等，皆望阙山呼谢恩，并已发回蕃部。诏候及三年，边界宁静，本路帅司保明闻奏，当议推恩。（《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

13·5 （绍兴）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成都府路钤辖司上言，嘉州中镇寨连靠虚恨蛮部族，先据都王历阶归降，蒙朝廷补官，今历阶年老，退都王名目与其子蒲底，乞补授官资。诏蒲底补承信郎，候及三年，边界宁静，取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六）

13·6 （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是月，虚恨蛮掠犍为之笼蓬堡，武节郎成都等路第一副将郑祥等四人为所杀。堡在赖因铜山之间，距县三百余里。自绍圣后，蛮不由此路入

寇，民耕殖安土成聚。先是蛮王历阶与其子蒲底、判官田三二继死（历阶绍兴二十八年死，蒲底、田三二二十九年死），蒲底之子袁弄始八岁，其首领热具等三人用事。至是，热具夜率千余人由离弩山路犯笼蓬堡，会乡民有入箐采蜜鸕者，蛮因迹而袭之，虏男女千余人，以长绳系缚，联贯数十；或使持橐掠所得而去，其日己卯也。蛮分兵袭赖因寨，提典刑狱公事王濯命祥等引官兵射士蹙之，祥与赖因人约，兵近则举狼烟，使城中出守兵相应。次小叟道嶮峡，蛮急扼其前，犍为县尉以射士御之，蛮乘高堕石飞楯中官军，官军多死。祥歛众临水，阵不成列，仓卒不能具狼烟。又蛮以兵缀赖因，城中不能出兵，前锋始交，官军惧，稍之溃去。蛮乘山行，分兵出其后合击之，祥不能军，易士卒服亦将遁，有军士持鼓进曰，此可涉也，祥从之。蛮因其露溃，鼓噪撼之，余众悉赴水死，祥与部将王忠、犍为县尉嘉眉巡检及禁射士六百余人皆歿。蛮断其首，取其器械，使其王子亲军数百人服之，明日，阵于赖因城下，阅其俘而归。至青孤山，天大雪，迷不能进，裴回赖因之下者数日，州人犹惊溃。守臣李莘民命撤东津浮桥之竹絙以待之，闻者皆笑。制置使王刚中遣正将李毅发八州兵千余人来援，毅至荣丁寨，遣二校以四百人觐，蛮闻官兵集，欲亟去，相望数里，众惧且溃，二校不能止。提刑王濯又檄毅毋辄杀，军益戢。居数日，蛮复由离弩山路按队徐行而去。毅发卒搜山，得一死蛮，断其首，告捷于成都。事闻，诏祥等各官其一子，于是始以官兵二百人偕士丁戍其地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第3284—3285页，参《宋史》卷三二《高宗纪》九）

13·7 （淳熙十一年六月）甲子、王淮奏小路蛮击虚狼（“恨”字之误——编者）事，帝论及恩威之意，且曰：“国家兵威，不及汉唐远甚，所恃者其天乎！……汉武帝时，兵威震慑万里之外，又何可当，但失之已甚”。（《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四九，第3988页）

13·8 （淳熙十三年）方子直（赵汝愚字）之至成都，甫浹旬，马湖蛮犯嘉州笼鸠寨，子直飭郡县毋袭故例辄招谕许之犒赏，第谨边备、绝岁赐、禁互市以困之，蛮悔过，尽归所虏、具所当偿以请命，乃许如故。余蛮俱帖服。虚恨蛮最强善斗，破小路蛮，并其地，地与黎接，每以朝廷不许其互市，数犯边。至是，将许之。子直奏曰：黎州三面被边，西南有五部落，正南有弥羌，东南邛部川，若更开一族与之互市，必大为边患，与其许之而重贻他日之忧，不若拒之而宁受目前之扰。上谓子直有文武威风而知大体，益重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第607页，《丁未三开乙卯曳矢索之变》，参《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

13·9 （淳熙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枢密院进呈四川制置司申虚恨蛮乞自来黎州中马事，上曰：虚恨蛮既是久例附带邛部川出汉中马，难以许其自来，可令赵汝愚行下黎州宛顺说谕，仍令严飭边备，以防不测。（《宋会要辑稿》《兵》二三，第7169页）

13·10 （嘉泰）四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窃见蜀之边夷常为边患，而莅于提刑司者，在嘉定属邑曰峨眉则有虚恨蛮，曰犍为则有夷董蛮。嘉祐间，虚恨一再寇边，历治平、

熙宁，以迄绍熙，入寇无虚岁。政和间，其酋以状来乞博易，有旨弗许。寨将惧其侵边，始创为茶盐等犒遣蛮酋，因以为例，岁辄邀求，名曰年计。绍兴之末，复因其寇掠，提刑司措置令还所掠，保护笼蓬等四寨，支犒银布茶盐锅铛之属各有差，谓之四寨补贴，间一给之，而寨将之私赂不与焉，然犹时有侵掠，迄今有酋崖烈尚未打誓。夷都董蛮初以土豪侵据地险，朝廷命岁与之赂，名曰索税，所给不过生紬茶盐，岁持三印纸如券。初在江南，其寨下所管田膏腴接畛，几数千亩，自旧寨攻破新寨移筑之后，土丁死亡溃散，存者皆无固志，于是向来耕垦之田悉成荒野，极为可惜。又思前人建寨于此，不为无说，盖欲接连笼坞、沐川、威宁、白崖诸堡，互为声援，可相救应。今移筑新寨于江北，固保目前之安，但便有一江之阻，其笼坞诸寨不免形势孤绝，气脉间断，缓急救应，比昔尤难。且小夷今春乘虚猝然猝突，攻破此寨，其气方张，大言虚喝，殊有轻汉心。今移筑新城于江北，旧城遂废不修，似大示中国之怯形，益长丑类之骄气。又夷心贪憐无厌，他时便指旧寨之地为己有，或重有要素，尤费应对。今来措置将旧寨重行修筑，其利有三：可以护江南之耕者，使恃以无恐，昼则力作田上，暮则入保寨（当作寨——编者）中，数千亩之田不致荒茆，此其利一也。连接笼坞诸堡，不失殊之势（疑有脱误——编者），互为声援，缓急可相策应，此其利二也。他时新旧两城对峙，相为犄角，首尾相救，腹背击敌，此正兵家之要策，又可以张中国之威、破小夷之胆，此其利三也。缘前来初得于传闻，谓旧寨居南山之趾，蛮贼来攻，乘高下瞰，矢石雨注，则在兵家为死地，不容不移，及屡遣人审视，乃知寨地去山向（“尚”字之误——编者）远，弓弩箭力所不能及，况蛮弓射不远

三、四十步，尤不足畏。盖今春此寨之破，缘城中守备太弛，旁寨又不应援，蛮贼伺间併力攻破，乃将士之谬，非城之罪也。除已一面差官调兵前去兴工修复，仍就委御前后军统领刘雄专一提督点检，务令工役坚壮，堪以守御，约九月内一切了毕，其于边面委为有补。缘上件事实系西南备御之要，不容不以上闻，欲乞下本路转运司自丁差注利店，寨官令通管新旧两城，仍所入御，庶责有所归，两城相维，不至隳坏，实为长久之利。从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818页）

13·11 边库自比岁利店之扰，储蓄几尽，公节缩冗费，补还其半。……被命兼权嘉定府，嘉之中镇寨，控扼虚恨之境，自北二既诛之后，虚恨疑不受犒十余年，公遣吏往沉黎互市所说谕虚恨酋领如约诣寨，寨将马樵利其犒赏，擅杀数人，公怒，缚樵下吏，窜徙之。（《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中大夫秘阁修撰致仕杨公墓志铭》）

13·12 嘉定癸酉仲冬十七日，虚恨蛮犯嘉定府峨眉县中镇寨，寨在洋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蛮人数为边害，乍降乍服，嘉泰二年夏，其都王崖烈者始款中镇寨，请五年犒物（自庆元四年以来者），刻石作誓而归，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蛮人数来，欲得本年犒物，官执例不予，蛮人怒，掠边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级，其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谢用光闻之，乃于洋山江南筑师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冲突。明年三月，蛮径犯师院平。十月，又犯笼蓬堡，寨将马樵知不可遏，乃遣人与之打话，陈益之谦提点本路刑狱，亦欲招安之，蛮人听许。明年

春，遣峨眉令杨鸿往中镇受其降。蛮至，降，寨未给犒间，马樵以其屡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素，蛮怒而去。樵俟其出寨，俾土丁邀之于道，杀蛮人者二等三十二人（嘉泰四年正月丁亥）。樵以功补进义校尉（开禧二年）。蛮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余年。壬申夏，李季允埴来司臬事，屡招来之，蛮人终不至。是月十九日，先使杨伯昌子模（飞鸟人，时以朝散大夫直文华阁），郡守任处厚传父（彭山人，时为朝奉大夫），方会饮，坐中，有土丁二人驰报蛮人六七款寨愿受犒，且纳蛮刀为信，寨已给降旗矣。余时在府中，闻其事，谓府倅及宪属曰，此诈也；翊日，再得报，蛮近寨者已六十余人；午后得报，蛮二百余人夜扣硬寨门求战，已出土丁二千渡江御之矣。樵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骁勇可用，不必济师。时知县事奉议郎眉山宋大椿，尉从政郎南溪史子申适皆沿檄以出，在邑者唯主簿一人，以累举得官，通撮其事，外传蛮人近寨者实六七百人，樵所言非实也。二十一日得报，蛮人犯硬寨，杀土丁一人，掠二十五而去。二十九日得报，蛮人复归巢穴，时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厚尝守黎州，以信厚为诸蛮所服，邛部川因往来为之传道。甲戌春三月，邛部川蛮人速白至罗忽寨，言虚恨蛮人有归顺之意，提刑司遣从政郎权本司僉户昌元封寿源，巴西县主簿沈黎李时开往中镇寨随宜应接，于是虚恨都王遣其徒库崖来打话。库崖以马樵尝杀北二也，疑之，欲得其子弟为质，樵难之。已而沈黎大渡河监渡官刘如真遣其子与亲属共三人入蛮为质，库崖乃来。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库崖欲得十二年岁犒，凡为绢二千四百匹、盐茶四千七百斤、银百两、铤釜二百，牲酒之属不与焉。又欲得都王每三年转官告命、金带、紫袍、铜印之

属，及北二等三十一人骨价。先是樵之上世有田在寨之南北岸，岁收租四千余石，后有旨以其田贍边，世选马氏一人为寨将，佃户为土丁，防守边面。所谓岁稿者，例以边租三百石市之，自北二死，蛮人不出，租税悉为所私，至是度无以偿，乃好词给夷人归谕都王，因其出寨遣土丁二百袭之。癸丑旦，至中渡，遇诸蛮，即纵兵掩杀之，崖与其徒三百人（一本作“三十六人”——编者）皆死，土丁被杀者七人，伤者又数十人。蛮人大怒，取当子（一本作“所质”——编者）三人剖裂之。议者因欲以杀蛮为功，伯昌不可。五月丙子，以樵属吏，樵令其家丁数百诣提刑司讼冤，僚吏各请释之，伯昌不从，卒正其罪。狱成，樵上私用边租及他罪计赃当死，伯昌上于朝，有旨制置司酌情行遣，制置司寻奏夺樵官，羁管大宁监，其年十月也。于是籍土丁之健壮者二千八月廩之，俾守诸寨，岁赏钱二万四千缗。蛮人闻樵以罪去，怨怒稍解，既又知边头有备，惮之，自是不复轻抄掠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第620—622页，《癸酉虚恨之变》，参《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三）

13·13 《西南备边志》：十二卷，嘉州进士邓嘉猷撰。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何种族也，已而有能别识其为虚恨蛮者。时蜀边久无事，既去而朝廷忧之，诏诸司经度，嘉猷取秦汉以来迄于本朝，凡史传所载蛮事皆著于篇，时乾道中也。其为志九、为图一。（《直斋书录解題》卷八）

13·14 敕具官某，国家铨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乃得进秩，三载考绩，不以施诸庶僚也。以尔慕义中华，誓

保西南寨下，郡将有请，升尔一阶，益贞乃心，毋替于旧。（《玫瑰集》卷三八《外制·虚恨蛮酋酋成忠郎袁弄满三年转一官》）

又见：10·14 12·15。

十四、乌 蛮

14·1 仁寿中，遂州獠叛，复以行军总管讨平之。赭州乌蛮反，攻陷州城，诏令法尚便道击之。军将至，贼弃州城，散走山谷间，法尚捕不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舍，潜遣人觐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贺。法尚选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获其渠帅数十人，虏男女万余口。（《隋书》卷六五，第1528页，《周法尚传》）

14·2 乌蛮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髻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页，《南蛮传》下）

14·3 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东、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冲。内受恩赏于国，外私于吐蕃。贞元七年，节度使韦皋使赭州刺史苏瑰杀梦冲，因别立大鬼主。勿

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蛮书校注》卷一，第35—36页，
《云南界内途程》；参《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

14·4 （石门外）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依山有阿芋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蛮书校注》卷一，第29—31页，《云南界内途程》）

14·5 建昌路下。本古越嶲地，唐初设中都〔督〕府，治越嶲。至德中，设于吐蕃。贞元中复之。懿宗时，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其后诸酋争强，不能相下，分地为四，推段兴为长。其裔浸强，遂并诸酋，自为府主，大理不能制。传至阿宗，娶落兰部建蒂女沙智。元宪宗朝，建蒂内附，以其壻阿宗守建昌。至元十二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斯宣尉司以总之。本路领县一，州九，州领县一。本路立军民屯田。（《元史》卷六一，第1471页，《地理志》四）

14·6 中县：县治在住头回甸，盖越嶲之东境也。所居乌蛮自别为沙麻部，以酋长所立处为中州。至元十年内附。十四年仍为中州。二十七年降为县，隶建昌路。（《元史》卷六一，第1471页，《地理志》四）

14·7 礼州：……汉之苏示县也，……唐末吐蕃、乌、白蛮迭据其地，号龙么城，元置礼州。（《蜀中广记》卷三四《建昌卫》）

14·8 泸沽：县在（礼）州北。昔罗落蛮所居，至蒙氏霸诸部，以乌部酋守此城，后渐盛，自号曰落兰部，或称罗落。其裔蒲德遣其姪建蒂内附，建蒂继叛，杀蒲德，自为酋长，并有诸部。至元九年平之，设千户，十三年升万户，十五年改县。（《元史》卷六一，第1472页，《地理志》四）

14·9 里州下。唐隶嶲州都督。蒙诏时，落兰部小酋阿都之裔居此，因名阿都部。传至纳空，随建蒂内附。中统三年叛。至元十年，其子耶吻效顺，隶乌蒙。十八年，设千户。二十二年，同乌蛮（疑当作“蒙”——编者）叛，奔罗罗斯。二十三年，升军民总管府。二十六年，府罢为州，隶建昌路。（《元史》卷六一，第1472页，《地理志》四）

14·10 姜州下。姜者蛮名也。乌蛮仲牟由之裔阿壇绛始居闾畔部，其孙阿罗仕大理国主高泰，是时会川有城曰龙纳，罗落蛮世居焉。阿罗挟高氏之势攻拔之，遂以祖名曰绛部。宪宗时，随闾畔内附，因隶焉。至元八年，为落兰部酋建蒂所破。九年平之，遂隶会川，后属建昌。十五年改为姜州。二十七年复属闾畔部，后又属建昌。（《元史》卷六一，第1473页，《地理志》四）

14·11 闾州下。州治密纳甸。古无城邑，乌蒙（疑当作

蛮——编者）所居，昔仲由蒙（当作仲蒙由——编者）之裔名科者居此，因以为部号，后讹为闾。至三十七世孙樊罗内附。至元九年设千户。二十六年改为州。（《元史》卷六一，第1472页，《地理志》四）

14·12 德昌路军民府下。汉邛都县地，唐没于南诏。路在建昌西南，所居蛮号屈部。元至元九年内附。十二年，立定昌路，以本部为昌州。二十三年罢定昌路，并入德昌路，治本州葛鲁城，领州四。本路立军民屯田。（《元史》卷六一，第1473页，《地理志》四）

14·13 昌州下。（德昌）路治本州。初，乌蛮阿屈之裔寢强，用祖名为屈部。其孙乌则，至元九年内附。十二年改本部为州，兼领普济、威龙，隶定昌路。二十三年，罢定昌路，并隶德昌。（《元史》卷六一，第1473—1474页，《地理志》四）

14·14 普济州下。州在（德昌）路西北，夷名玕甸。昔为荒僻之地，獠獯蛮世居之，后属屈部。至元九年随屈部内附。十五年于玕甸立定昌路，二十三年路革，改隶德昌。（《元史》卷六一，第1474页，《地理志》四）

14·15 德昌所：在建昌南六十里，汉邛都县地，元置德昌路，国初改府，寻废。宋时号阿屈部。（《蜀中广记》卷五二《蜀郡县古今通释》第二）

14·16 昌州长官司在（建昌）卫南二百里，宋之阿屈部

也。（《蜀中广记》卷三四《建昌卫》）

14·17 黎溪州_下。古无城邑，蛮云黎驱，讹为今名。初，乌蛮与汉人杂处，及南诏阁罗凤叛，徙白蛮守之。蒙氏终，罗罗逐去白蛮。段氏兴，令罗罗蛮乞夷据其地。至元九年，其裔阿夷内附，改其部为黎溪州。（《元史》卷六一，第1474页，《地理志》四）

14·18 会理州_下。州在会川府东南。唐时，南诏属会川节度，地名昔陀。有蛮名阿壇绛，亦仲由蒙（当作仲蒙由——编者）之遗种。其裔罗于则得昔陀地居之，取祖名曰绛部，后强盛，尽有四州之地，号蒙歪。元宪宗八年，其孙亦芦内附，隶闾畔万户。至元四年属落兰部。十三年，改隶会川路。十五年置会理州，仍隶会川。二十七年复属闾畔部。（《元史》卷六一，第1475页，《地理志》四）

14·19 麻龙州_下。麻龙者，城名也，地名棹罗能。乌蛮蒙次次之裔，祖居闾畔东川，后普悉迁苗卧龙，其孙阿麻内附。至元五年为建蒂所并。十三年属会川。十四年立管民千户，隶会川路。十七年立为州。二十七年割属闾畔部（《读文方輿纪要》此下有“寻复故”三字——编者）。（《元史》卷六一，第1475页，《地理志》四）

14·20 盐井卫：元置闰盐县，有黑白盐井矣，国初因之。又于此立栢兴州，寻改今名。在建昌西三百里，汉之定笮县也。蒙氏为香城郡，宋时名贺头甸，元初为落兰部，领打冲河所及马刺长官司，在卫南五百里。（《蜀中广记》卷

五二《蜀郡县古今通释》第二，参《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

14·21 威龙州下。州在（德昌）路西南，夷名巴翠（《读史方輿纪要》作“巴毕”）部，领小部三：一曰沙娲普宗，二曰乌鸡泥祖，三曰娲诸龙菖蒲，皆犛獯蛮种也。至元十五年，合三部立威龙州，隶德昌。（《元史》卷六一，第1474页，《地理志》四)

14·22 德州下。在（德昌）路之北，其地今名吾越甸，城曰亦苴龙，所居蛮苴郎，以远祖名部曰頼纒。宪宗时内附。至元十二年立千户。十三年改为德州，隶德平路，二十三年改隶德昌。（《元史》卷六一，第1474页，《地理志》四)

14·23 泸州下。州在（建昌）路西，昔名沙城隘，即诸葛武侯擒孟获之地。有泸水，深广而多瘴，鲜有行者。冬夏常热，其源可得鸡豚。至段氏时，于热水甸立城名滇箠，隶德昌。宪宗时，建蕃内附，复叛，至元九年平之。十五年改滇箠为泸州。（《元史》卷六一，第1472页，《地理志》四)

又见：7·3， 7·5， 7·9， 7·11， 10·9， 11·2， 11·20，
11·52， 15·1， 15·2。

十五、白 蛮

15·1 粟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缙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缙为衣，下不过膝。梦蛮主苴梦冲，开元末，尝受恩赐于国，而暮年又私于吐蕃。贞元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遣牂州刺史苏瑰就杀梦冲。因别立鬼主，以总其部落，共推为蛮长。贞元中船持为都大鬼主，其时梦冲及骠傍皆卑事之，亦呼为东蛮。（《蛮书校注》卷四，第105—106页，《名书》）

15·2 其蛮，丈夫一切披氍。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辮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氍及以缙帛辮其髻，亦谓之头囊。……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另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也。上阁如车盖状。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殓，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蛮书校注》卷八，第207—

216页，《蛮夷风俗》）

15·3 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白蛮，在州东南一百里。（《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5·4 （绍定）二年，通判黎州，……会阙守，以公摄郡。……四年六月，被命即真，……召雄边子弟多至千数百人，边地空虚，夷辄伺隙，或报白蛮踰河而来，数几七百人，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余人，鸣鼓扬旌，布列高阜，番落望见，夺气屏息。（《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

15·5 永昌州下。州在（会川）路北，治故归依城，即古会川也。唐天宝末，没于南诏，置会川都督。至蒙氏，改会同府，置五睑，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于此，以赵氏为府主，居今州城。赵氏弱，王氏据之；及段氏（与）〔兴〕，高氏专政，逐王氏，以其子高政治会川。元宪宗三年，征大理，高氏逃去。九年，故酋王氏孙阿龙率众内附。至元八年，以其男阿禾领会川。十四年，改管民千户。十七年，立永昌州，隶会川路。（《元史》卷六一，第1474—1475页，《地理志》四）

15·6 礼州下。州在（建昌）路西北，泸沽水东，所治曰笼么城。南诏末，诸蛮相侵夺，至段氏兴，并有其地。裔孙阿宗内附，复叛，至元九年平之，设千户，十五年改为礼州。（《元史》卷六一，第1472页，《地理志》四）

15·7 武安废州，在（会川）卫南十里，蛮名龙泥灭（《元史·地理志》作“龙泥城”——编者），即南诏之清宁郡治也。宋时为大理高凌所据。元至元十四年立管民千户，十七年置武安州，会川路治焉。（《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四，第3164页，《会川卫》，参《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

15·8 隆州下。州在（建昌）路西南，与汉邛（部）〔都〕县接境，唐会川县之西北。蒙氏改会川为会同，立五隘，本州为边府隘。其后隘主杨大兰于隘北埧上立城，分派而居，名曰大隆城，即今州治也。元至元十三年内附。十四年设千户，十七年改隆州。（《元史》卷六一，第1473页，《地理志》四）

15·8 按《志》：黎溪旧州在（会川）卫南百五十里。唐时南诏阁罗凤徙白蛮戍此，即白夷也。城后为罗罗蛮所据，宋属大理，元始置州。《九种志》云：白夷人头裹黑帕，戴笋箨尖帽。以佃田为生，妇女养蚕收丝，织作亦巧，谓之白夷锦。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妻妾奉夫甚严，妇不妬忌，夫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饮食凡草木无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蝇及飞生虫皆湍食之。谚云：青青白夷菜，动动白夷肉。婚姻男家先用碗水浇女足，谓之水授妇。战阵所获谓之王旗。妇初生小儿即抱于河中洗之，男女日日浴于河中，居多近水，束装日如远行，故迁徙无定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坟曰罢休。（《蜀中广纪》卷三四《会川卫》）

15·10 马刺长官司，在（盐井）卫南三百里，元之落兰部也。其村落多白夷居之。《盐井志》云：白夷之近汉者，

能知天变，遇日月食，少长男女争击箕杵盆勺成声，仰天拜
悬。婚姻泼水为媒证，产子三日则浴之河，死用块葬，名曰
罢休。老人妇人穿无折桶裙，谓脂粉为解老。又能种绵养
蚕，以织染为五色丝绒，提机作花，每段宽尺余，长二丈一
尺，粗者为锦，细者为练。（《蜀中广记》卷三四《盐井
卫》）

又见：11·2，11·20，14·3，14·5，14·7，14·17。

十六、其 他

16·1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雋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尅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16·2 （王莽天凤三年，就都大尹冯英）上言：“自越雋、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服虔曰：‘遂久，县也。仇牛等越雋旁夷。’），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樊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今（廉）丹、（史）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郡县兵谷，复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页，《王莽传》中）

16·3 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后汉书》卷八六，第2854页，《南蛮西南夷列传》，参卷二《明帝纪》）

16·4 《华阳国志》曰：张翕字子阳，巴郡人，为阴平郡守，布衣蔬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指越雋太守

——编者）。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曰：吾将步行矣。夷汉甚安其惠爱。在官十九年。卒，百姓号慕，送葬者以千数。天子嗟歎，赐钱十万，为立祠堂。后太守数烦扰，夷人叛乱，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巂太守，迎者如云。（《太平御览》卷二六二，第1228页）

16·5 安帝元初三年，（越巂）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页，《南蛮西南夷列传》）

16·6 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巂诸夷封离等反，众十余万，多所残破。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蜀郡杨竦将兵讨之。竦先以诏书告谕，告谕不从，方略讨之，凡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余万，降赦夷三十六种。举劾奸贪长吏九十人、黄绶六十人，诸郡皆平。竦以伤死，故功不录。自是后少宁五十余年。（《华阳国志》卷四，第49页，《南中志》，参同书卷十上《蜀都士女，杨竦传》）

16·7 时郡县赋敛烦数，（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叛，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牂牁击之，贼盛未能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

九十人，皆被杀。（《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2854页，
《南蛮西南夷列传》）

16·7 （元初六年），是岁，永昌、益州、蜀郡夷叛，
与越嶲夷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后
汉书》卷五，第230页，《安帝纪》）

16·8 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史（当作
“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
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求碧珠以求
父。一至汉中，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月，突瘴毒
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
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为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
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华阳
国志》卷十上，第136—137页，《蜀都士女》）

16·9 建兴三年，蜀安南将军马忠讨越嶲郡夷。郡夷刚
狠，皆鸱视。忠率越嶲太守张嶷将所领之郡，诱杀苏祁邑君
冬逢，及其弟隗渠等，怀集种落，威信允著，诸种渐服。……
又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嶷始以郡郭宇颓，
更筑小坞居之。延熙二年，乃还旧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
莫不致力。兴复七县。（《华阳国志》卷三，第42页，《蜀
志》）

16·10 定笮、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
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
到定笮，定笮率豪狼岑，桀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

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搃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牛饷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贍。（《三国志》卷四三，第1053页，《张嶷传》，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6·11 台登县，有孙水，一曰白沙水，入马湖水。山有磐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柝”是也。又有漆。汉末，夷皆有之。嶷取焉。（《华阳国志》卷三，第43页，《蜀志》）

16·12 苏示县：汉末，夷王及弟隗渠数背叛，以服诸种。张嶷先杀王，弟隗渠又叛，遁入西徼，遣亲信二人使嶷，嶷知奸计，以重赂使使杀渠，渠死，夷徼肃清。（《华阳国志》卷三，第43页，《蜀志》）

16·13 三缝县：一曰小会无，音三播。通道宁州，渡泸得蜻蛉县。有长谷石时坪（《水经·若水注》作“有石猪圻长谷”，此当有误——编者），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迄今夷不敢牧于此。（《华阳国志》卷三，第44页，《蜀志》）

16·14 （高祖时），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此遽相陵夺，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隋书》卷六二，第1479页，《梁毗传》）

16·15 （开皇）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西宁羌，平之。（《隋书》卷二，第41页，《高祖纪》下）

16·16 （炀帝时），越嶲飞山蛮作乱，侵掠郡境。诏俱罗白衣领将，并率蜀郡都尉段钟葵讨平之。（《隋书》卷六四，第1518页，《鱼俱罗传》）

16·17 黎州，领羁縻奉上等州二十六。开元十七年，又领羁縻夏梁、卜贵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盐鬼主十人。又有阿遁蛮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龙池，二曰小龙池，三曰控，四曰苴质，五曰乌披，六曰苴赁，七曰臂策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罗公，十二曰洮，十三曰离旻，十四曰里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3页，《南蛮传》下）

16·18 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乐、汤谷、佛蛮、亏野、阿醯、阿鹞、仰蛮、林井、阿异十二鬼主皆隶牂州。又有奉国、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赏于牂州，然挾吐蕃为轻重。每节度使至，诸部献马，酋长衣虎皮，余皆红帟束髮，锦纈袄，半臂。（《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4页，《南蛮传》下）

16·19 黎、邛二州之东，又有凌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3页，《南蛮传》下）

16·20 （武德）九年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獫狁反，请兵讨之。帝曰：山獫依山险，盖是其常，当抚之以恩

信，自然知感，何乃不弘德化，先纵兵威，岂为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许。（《册府元龟》卷九九一，第11637页，《外臣部》，参《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16·21 又有显养、东鲁诸蛮，永徽三年与胡丛皆叛。高宗以右骁卫将军曹继叔为嵩州道行军总管，战斜山，拔十余城，斩首七百，获马、犛牛万五千。（《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24页，《南蛮传》下）

16·22 斜山，在（会川）卫西境，唐永徽六年，嵩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破胡丛、显养、车鲁等蛮于斜山，拔十余城。胡氏曰：胡丛，剑山招讨所领五部落之一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四，第3165页，《四川》九）

16·23 （神龙）五年十月，诏曰：越嵩之地，鬻羌犯边，孤我大恩，敢为小寇，虽螳螂举斧，自开屠灭之辰，而蜂蠹有毒，仍籍讨除之势。右骑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李玄通负卫霍之才，蕴孙吴之法，决胜千里，成诵成心，通知四夷，若指诸掌，故能闻敌思勇，好谋而成，宜于戎泸夔已梁凤等州羌兵三万人、马二千匹，并旧屯田兵士赴州讨击。贼纵退散，亦须穷其巢穴，杜绝飞走，使无遗类，在此举焉。（《册府元龟》卷八八六，第11582—11583页，《外臣部》）

16·24 （开元八年）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嵩州蛮苴院与吐蕃连谋入寇，获谍者，吏请讨之，颉不听，移书还其谍曰：“毋得尔。”苴院羞悔，不敢侵边。（《新唐书》卷一二五，第4402页，《苏颋传》）

16·25 （开元）十七年二月丁卯，潮州都督张审素克云南昆明城、盐城。（《新唐书》卷五，第134页，《玄宗纪》）

16·26 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保塞蛮，在州西南三百里。……曰净浪蛮，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曰阿宗蛮，在州西南二日程。（《宋史》卷四九六，第5730页，《蛮夷传》四）

16·27 （开宝元年），雅州义军都指挥使权知黎州曹光实入贡京师，因言州境安静，不须义军巡警，请罢之使归业。上喜谓左右曰：此蜀之俊杰也。令升殿劳问久之。冬十月己未，以光实为黎州刺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

16·28 （太平兴国四年十月）。初，西南夷不供朝贡，寇钞边境，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

16·29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丁未，……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五）

16·30 （咸平三年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围，……趋富顺监，……先是朝廷每岁孟冬朔，诏富顺监具酒肴犒内属蛮酋。是日，才设具而均党适至，皆就食焉，将结筏渡江趋戎泸蛮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

16·31 （景德四年）十二月，诏益州渝缘边居民无得采伐林箐以为道路，与蛮人交争。先是嘉州犍为县民因伐木开道与南蛮相伤杀，任中正言：此县岩险，当云南要路，请要置戍兵三百以武臣为驻泊监押，帝以蜀郡久安，不欲生事，因有是诏。（《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73页，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

16·32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乙酉），高顺州贡奉蛮人入辞，上谕之曰：各安部族，勿相侵扰。有自陈亲属为邻洞所杀，求往复仇。上曰：事往矣，勿复论。咸拜而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

16·33 （大中祥符二年七月），侍其旭至泸州，夷人即来首罪，杀牲为誓。旭按行盐井，夷复拒之。旭率部兵百余，生擒其首领三人，斩数十级，而部下被伤者几二十人，旭遂趋黎州，以其事闻。时黎州夷人斗婆亦数出为寇，上以旭轻敌致悔，己未，降诏谕旭令笃恩信，设方略制御，无尚讨伐，以激惊扰（《实录云：旭案行盐井，部下被伤，遂还黎州。按旭受诏抚戎泸夷人，初不及黎州，不知何以遂来黎州。而《实录》且称“还”也。黎州与戎泸夷人固相通，然道里亦稍远矣。其后遣将出兵，又以“黎雅巡检”为名，其所讨伐则多戎泸边界，不知何也。据旭本传云：夷人斗婆行出寇黎州，诏旭领兵讨之，乃不云治江安杀任赛事，与《实录》、《会要》及《正史》俱不合。疑泸州及黎州皆有夷人作过，而《正史》、《实录》、《会要》载首尾疏略也。今略依旭传删修，更须详考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

16·34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辛亥，中使史崇信言：侍其旭等以衣服紬布诱降夷人斗婆行，将按诛其罪。上以旭召而杀之，是违招安之实；乃降诏谕旭等，有来赴招安者，勿杀，如敢抗拒，即进兵讨伐（《国史·西南蕃传》以斗婆行降与上赐侍其旭诏令务思信勿生事，系之元年，此误甚，今不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

16·35 （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先是孙正辞等兵入溪峒，多焚其积聚，帝曰：“彼虽蛮貊，亦吾民也，不可使乏食。”乙卯，诏转运使贷以口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

16·36 （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戊戌），置戎泸资荣州富顺监都巡检使一员，时内殿承制閤门祗候马守遵言：戎泸汉夷杂居，本路铃辖在遂州，缓急不能捍御，故特置此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

16·37 （天禧三年十月）丁亥，诏益梓利夔州路，缘边夷人铜器，许于夷界用之，州县勿责其违禁。其内地百姓入夷界鬻者即论如法。先是富顺监言，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于孙传秘，号为右族，而朝法所禁，故有是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五）

16·38 （庆历四年五月乙酉，谏官余靖言）：臣伏见广南、湖南、梓州等路蛮贼骚动，上烦圣虑。臣窃谓皆由朝廷中外措置乖错以起斯患，惟陛下熟思。臣窃闻戎泸二郡旧管羁縻四十余州，皆以土豪累世承袭，为其刺史，今之听朝命

者十不存一。昨者泸州蛮首得盖、戎州蛮首韦彦富，皆乞郡印，仍乞署官，以为宠荣，朝廷赐以郡印而不与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盖作过，为朝廷忧，其韦彦富所乞恩泽尚有靳吝，待有忧而后忧，岂若先是而忧之也。……所有戎州韦彦富乞官事，当与检寻行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

16·39 （熙宁五年九月戊戌），察访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汉户典买蕃人田土者听。今访闻戎泸州县分前此汉人亦多私典买蕃人田土者，皆出情愿，即无竞争，但不敢经官印契。谓宜许令齎契赴官陈首，如无交加，即印契给还。其元无税租地土，不以敕前后，并令量认租税。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16·40 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塞，乃诏知成都府秦延庆兼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明年，延庆言：威雅嘉黎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綵茶绢招市。未及施行，会威茂州夷人盗边，及西边马已至。八月，遂诏罢提举戎黎买马。……（元丰六年），遂制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疑为关字之误——编者）等买马场，而马皆不至。……崇宁五年，增黎州市马至四千匹，然凡云蜀马者，惟沈黎所市为多。其他如戎泸等州，岁与蛮人为市，第存优恤，数马以给其值。（《宋史》卷一九八，第4977页，《兵志》一二）

16·41 （熙宁七年三月戊申），诏梓夔路察访熊本，体问戎泸黎雅间夷人战马如何设法可买，及逐年买数以闻（要见本后如何具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

16·42 （熙宁七年八月丁卯），诏自今进奉蛮旧借役人
马者，给遞马，如不足，以免役钱差雇。（《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二五五）

16·43 （熙宁七年八月丙戌），市易司患西蜀井盐不可
禁，欲填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上曰）：“卿又闻西
蜀禁盐之利乎？”（沈括）对曰：“亦粗知之。”上曰：“如
何？”对曰：“私井既容其扑卖，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填之
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筦遗利之一端。然忠、
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不知敌盐又如何止绝。如此后
夷界更须列墩加警，则恐所得不补所费，愿教计臣边吏深较
其得失之多寡，然后为之。”明日，二事俱寝。（《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二五五）

16·44 （熙宁八年八月庚寅），诏闻嘉雅威茂州顷者虽
时有寇略，然不至大患者，盖以山川险阻足恃故也。今提举
戎黎等州买马司乃役兵匠开隘通道，甚非守圉之利；又增价
市良马，亦未见数，其罢嘉雅威茂州开通险路，具所市马数
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

16·45 （熙宁十年四月乙巳），诏戎泸州沿边地分蕃汉
人户所居去州县远，或无可取买食用盐茶农具人户，愿于本
地分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者，并先于本州投状保明申
转运司差官相度经久可行以闻，方许兴置，依例 出 纳 酒 税
课利。以本路转运司所请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
一）

16·46 (元丰五年十一月)庚辰，泸南缘边安抚司言：乞以戎州所买蛮马配本路兵外，给十九姓、七姓义军人员，令习马战。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

16·47 (元丰七年九月)乙丑，诏成都府应武举王叙上书所言虽不尽中事实，然乞于嘉州中镇寨置场市马，及具道彼方蛮夷族姓道路委曲，皆朝廷所未尝知者，宜下成都府路转运鈐辖司据所奏询究利害，考实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八）

16·48 (元丰七年十月乙未)，成都府利州路经制买马司奏请雅州碉门、灵关、嘉州中镇等寨各选委官置场买四尺二寸以上堪配军马，其茶马禁法并依元奏施行，所有逐州蕃蛮因来卖马将到物货并乞依黎州所得朝旨博马。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九）

16·49 (元祐元年七月丙子)，成都府利州路鈐辖司奏：提举陕西等路买马监牧公事陆师闵奏勘会成都府利州路经制买马司，准朝旨于雅州灵关、嘉州中镇等寨置场买马数，内雅州灵关寨并无蕃蛮马，元未尝置场外，其嘉州中镇寨虽曾置场，亦无买到马数，今来未敢废罢，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鈐辖相度闻奏。本司今相度雅州灵关、嘉州中镇等寨置场买马并合废罢。从之（此据《嘉州编录册》，乃七月二十一日圣旨，今依本月日增入，初置场在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三）

16·50 (元祐二年正月乙丑)，右谏议大夫鲜于侁言：

熊守中以戎泸夷汉主客通为义勇保甲，岁以农隙教习武艺，令提点刑狱按阅赏劝，厥后夷人不免作过，而税地遂或废耕垦，请罢之。会知郑州岑象求亦以为言，诏本路转运鈐辖司详度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

16·51 （元祐六年六月）戊戌，兵部言：戎泸义军虽有团结之名，其部分未必整齐，难便番分按试犒设，恐因追呼生事，欲将元丰条约删定，诸指挥各于本村教习，岁一设酒食支赐衣盐扇黻之类。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九）

16·52 （元祐八年三月庚寅），臣僚上言：蛮夷之俗，不知礼法，与中国诚不同，若其恋父母骨肉，保惜山林土田资产，爱生而惧死，其情一也，肯无故以其身试白刃哉。故蛮夷不宁，必有所因；或边人侵迫之，边吏不才，不能禁止，或边吏倖功赏造事端，如此之类，情伪多涂。蛮夷性犷急，一旦发狂，操兵捐躯，拒命以斗，朝廷万里，惟边臣一面奏报，而蛮夷终无自明本心，遂使朝廷专治蛮夷，蛮夷或怨汉，而生事之人，每立于二者之间，诛谪不加焉，及其事平，则又有从而得赏者，此边鄙之深患也。谓宜自今广西、湖南北、益利梓夔路，凡有边事必量事大小差本路监司或别差官并躬诣体量，因依闻奏，若生事有实状，必正典宪。诏荆湖川广南路今后边事各因生事所致，及申发不实，除帅司自合按举外，亦许监司觉察闻奏（此据《成都边界册》元祐八年三月三日枢密院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二）

16·53 哲宗绍兴（当作“绍圣”——编者）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枢密院言嘉州犍为县有黎蛮逼近寨下，诏令本路鈐

辖司体量事因以闻。（《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页）

16·54 （绍兴五年十月），右朝奉大夫新知普州喻汝砺上言：……缘自总领司行盐酒之策，失羌夷之和，于是叙州诸羌，攻陷诸寨，官吏歼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搏其胸，诸羌倚其背，四川老獠，何所遣死耶。况黎雅石泉所在诸羌，山谷联绵，经道秦陇，傥使金人乘诸羌怀怨之隙，啗以金帛，约以攻我，不知何以御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四，第1562页）

16·55 （绍兴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知泸州何慤言：西南夷每岁之秋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缗，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朮，意宏远矣。管内叙州置场之始也，条法具存，阅时既久，本司弗虔，其弊兹甚。故互市岁马亏损常直，沮格拣退，减落无数，致马不得售，则或委弃杀食而去，深恐因缘积忿，边隙寔开，可不为之虑，望申敕有司，悉循旧规，革去宿弊。从之。（《宋会要辑稿》《兵》二二）

16·56 光尧皇帝绍兴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新知黎州唐枢朝辞进对奏云：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隴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钟世明裕民川蜀，蠲减虚额，人受其赐，更乞降诏抚谕，庶几蜀民扶老携幼共闻德音。上曰：卿尝上书论列。颌首久之。（《宋会要辑稿》《蕃夷》五，第7795—96页，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6·57 (淳熙十五年二月) 庚辰,赵汝愚、李大正奏黎州买马乞照旧法不拘尺寸,帝问枢密院:“所引旧法,是绍兴间旧法,或京师旧法?”黄给曰:“系祖宗旧法。”帝曰:“祖宗时有西北马可用,黎马止是羸廩,今黎马分作战马,不可不及格尺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五一第4034页)

16·58 (绍兴四年七月) 乙酉,叙州夷贼没该落无等寇边,遣兵讨平之。(《宋史》卷三六,第4565页,《光宗纪》一)

16·59 (文昌) 帝君作《紫府飞霞洞记》云:“吾旧生越嵎间,按越嵎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汉时户仅十四万,其俗多营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野处之世,其他则多土圻岩穴。……亲书于开禧三年六月十八日也。”(《蜀中广记》卷七九《神仙记》第九)

16·60 (嘉定七年六月) 丁巳,置嘉定府边丁二千人以备蛮,命制置安抚诸司给其费。(《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

凉山地区各县沿革简表

今省地名 (州)名 今县名		四川省宜宾地区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宜宾	屏山	沐川	马边	雷波	金阳	昭觉	美姑	布拖	普格	越西	甘洛
古地名时代	两汉	犍道 东汉徙治武阳， 西汉犍为郡治， 公元二二〇年 — 公元三〇六	犍道县地	犍道县地	犍道县地			卑水 属越嶲郡			邛都县地	阬 属越嶲郡	灵关道 属越嶲郡
	三国(蜀)	犍道 属犍为郡 二六三年 — 公元二二一	安上 属越嶲郡	新道 属越嶲郡		马湖 属越嶲郡		卑水 属越嶲郡				阬 属越嶲郡	
	两晋	犍道 属犍为郡 四一九年 — 公元二六五						卑水 属越嶲郡					
	宋(刘宋)	犍道 属犍为郡 四七七年 — 公元四二〇						卑水 属越嶲郡				阬 属汉嘉郡	
	齐、梁	犍道 梁戎州治 五五六年 — 公元四七九					越嶲僚郡地		越嶲僚郡地		越嶲僚郡地	沉黎僚郡地	

四川省西昌地区									
古地名 时代	今省地名 (州)今县名	凉山彝族自治州	喜德	德昌	西昌	会理	会东	宁南	木里
		峨边	台登县地	邛都县地	邛都 苏示 越嶲郡治	三绛 属越嶲郡 会无	大花 属越嶲郡	米易 (包括渡口市 原米易县地)	盐边 盐源 定存 属越嶲郡
两汉	公元一二〇年 公元前一〇六——	犍为郡南安县地		台登县地	邛都 苏示 越嶲郡治	三绛 属越嶲郡 会无	大花 属越嶲郡		定存 属越嶲郡
三国(蜀)	二六三年 公元二二一——		台登县地	邛都县地	邛都 苏示 越嶲郡治	三绛 属越嶲郡 会无			定存 属越嶲郡
两晋	四一九年 公元二六五——		台登县地	邛都县地	邛都 属越嶲郡	科部 会无 越州郡治			定存 属越嶲郡
宋(刘宋)	四七七年 公元四二〇——		台登县地	邛都县地	邛都 苏示 越嶲郡治	科部 会无 属越嶲郡			定存 属越嶲郡
齐、梁	五五六年 公元四七九——			越嶲郡地	越嶲郡地	科部 越嶲郡地	越嶲郡地		越嶲郡地

古地名时代	今省(州)名 今县名	四川省地	四川省地	四川省地	云南省地	云南省地	云南省地	云南省地	云南省地	云南省地
		雅西	雅安	雅安	丽江	永胜	华坪	大姚	永仁	武定
两汉	公元二二〇年 公元二〇六—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越嶲郡 旄牛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三国(蜀)	二六三年 公元二二一—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西晋	四一九年 公元二六五—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宋(刘宋)	四七七年 公元四二〇—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齐、梁	五五六年 公元四七九—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蜀郡 原属沉黎郡,后 属越嶲郡 旄牛 属汉嘉郡 旄牛 属越嶲郡 台登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遂久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姑复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属越嶲郡 青蛉

古地名时代	今省(州)名 今县名	四川省宜宾地区				四川省 凉山州
		宜宾	屏山	沐川	马边	
北周、隋	公元五五七——六一七年	犍道 名，犍为郡治 北周名外江县，隋改	开边 属犍为郡			
唐、五代	公元六一八——九五九年	犍道 戎州治	归顺 开边 属戎州	犍道 戎州	沐源川	
两宋	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犍道 戎州治。政和时改戎州	宣化 属叙州 戎，后又改为宜宾	商州 后废入叙州	沐川寨 属犍为县	
元	公元一二七——	宣化 属叙州路 叙州路治	宣化 属叙州路	马湖路 泥溪长官司 平夷长官司 夷部长官司 沐川长官司	沐川长官司地	

今省地名 今地名 今县名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川省西昌地区	
		雷波	金阳	昭觉	美姑	布拖	普格	越嶲	甘洛	峨边	喜德	德昌	
北周、隋	公元五五七——六一七年							邛部 邛都郡治		眉山县, 平羌县地	台登县地		
唐、五代	公元六八——九五九年 南诏 公元七四八——九三七年	马湖部 属康州	属康州	属康州	属康州	阿都部地	阿都部	邛部 属邛州	勿邓部 属邛州	罗目 属嘉州	台登县地	屈部 属南诏	吾越甸
两宋	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大理	马湖部	沙麻部	沙麻部地	阿都部地	阿都部	邛部川		虚恨部		蕃兰部地	屈部	頼纒部
元	公元一二七——一三六七年	雷波长官司 属马湖路	中县 属建昌路	北舍 属建昌路	阿都部地 属建昌路	里州 属建昌路	邛部州 属建昌路		嘉定路峨边县地		沙沽县地	昌州 属德昌路	德州 属德昌路

今省地名 (州)名		四川省西昌地区		
古地名	今县名	西昌	宁南	会东 会理
北周、隋	公元五五七——六一七年	越嶲 郡 宣化郡治。后属越嶲 郡 可泉 郡 亮善郡治。后属越嶲 郡 苏祇 郡 改名严州、湖州、越 西宁州治。西宁州后	科部	
唐、五代	公元六一八——九五九年 南诏 公元七四八——九三七年 大理	越嶲 昌州府 湖州治。南诏改名建 苏祇 属湖州 边府 有沙野城 属湖州 西沽 属湖州	科部 绛部	会川 郡 都督府，又称清宁 属湖州。南诏立会川
两宋	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大理	建昌府 属大理	科部 绛部	会川府 属大理
元	公元一二七——一三六七年	建安州 永宁州 属建昌路 礼州 属建昌路 泸州 属建昌路 隆州 属建昌路	阔州 姜州 属建昌路 武安州 属建昌路 永昌州 属会川路 黎溪州 属会川路	属会川路

今省地名 (州)名 今县名		四川省西昌地区					四川省雅安地区
古地名时代		米易	盐边	盐源	木里	冕宁	汉源
北周、隋	公元五五七——六一七年		定笮镇			临邛 台登 白沙柳治，隋改属越	黎州 临邛郡 大业初置汉源县，属 中置沉黎县，寻废。 周置，寻废。南开皇
唐、五代	公元六一八——九五九年 高 沼	巴翠部 屈部地 昭群部地	昆明 城郡 属州。南诏改为香			台登 属州 北谷城 属台登县	通望 属黎州 黎州治 汉源
两 宋	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大理	巴翠部 屈部地 昭群部地	香城郡 属大理			落兰部 保塞	汉源 黎州治
元	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七年	威龙州 属德昌路 普济州 属会川路 麻龙州	闰盐 恒兴府治	金县 属恒兴府	苏州 属札州 属建昌路	汉源 黎州治	

古地名时代	今省地名 (州)名 今县名	云南省丽江地区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云南省昭通地区					
		丽江	宁蒗	永胜	华坪	大姚	永仁	武定	禄劝	会泽	巧家	昭通	永善
北周、隋	公元五五七——六一七年												
唐、五代	公元六一八——九五九年	越析诏地		善巨郡 属南诏		青蛉 属姚州		姚州地		曲州		乌蒙部 曲州地	
两宋	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	铁桥节度使 属大理		善巨郡 属大理		大姚堡 属姚州		罗婺部		东川郡 属大理	闾辟部	乌蒙部	
元	公元一二七——一三六七年	通安州 属丽江路	永宁州 属丽江路	蒗蕓州 属丽江路	北胜府 属丽江路	大姚 属姚州		南甸 属武定路	禄劝州 属武定路	东川路 属乌蒙马撒宜慰司	闾辟部	乌蒙路 属乌蒙马撒宜慰司	

(注：本表包括大小凉山地区各县及其附近地区)